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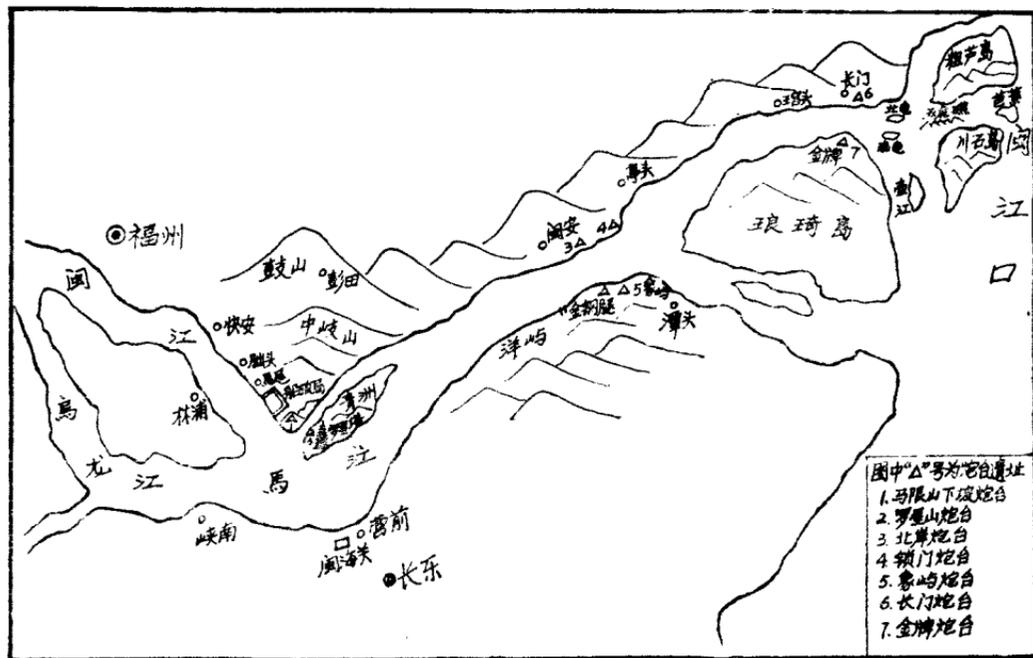
● 郑剑顺

甲申中法马江战役

JIASHENZHONGFA

MAJIANGZHANYI

● 厦门大学出版社



从馬江到閩江口形势草图

目 录

引 言	(1)
一、从马江到长门	(2)
二、战火从越南漫延	(8)
三、台湾的烽火	(13)
四、马尾港的紧张局势	(16)
五、罗星塔下的炮声	(20)
六、昏庸“未醒”的疆吏	(25)
七、英雄的将士	(36)
八、不平静的马江	(39)
九、闽安、长门抗敌	(41)
十、不应有的结局	(44)
十一、马江头的国耻	(50)
附录	
一、中法马江战役江面战斗时间考	(55)
二、中法马江战役死难将士姓名录	(61)
三、中法马江战役研究文章索引	(70)
后记	(77)

引 言

中法马江战役爆发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农历甲申年），是中法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役。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清朝统治下，象一位垂暮的老人，衰朽不堪；象一头昏睡的雄狮，萎靡不振；又象一只破蔽的帆船，风雨飘摇。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强国纷纷入侵，民族危难日甚一日，战败的耻辱接二连三。中法马江战役，是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又一次惨败。挨打、失败，给中国人民以莫大刺激，人民因而奋起，前仆后继，为拯救祖国而战斗不息。

今天，中法马江战役早已成为历史。当年的战地——马江，如今是福建重要的贸易货物集散港口。为马江死难将士而建的昭忠祠，如今整修一新，成为这次战役的纪念馆。马尾港正以日新月异之雄姿展现在游人面前。然而，当您登上罗星塔顶，凭栏饱览马江一派大好风光时，您可曾知道，百多年前，江面上曾经发生过一场险恶的战斗，多少英雄血洒马江？您可曾知道，当年的清政府是何等腐败无能，致使敌舰耀武扬威地进泊马尾军港重地？您可曾知道，当年的封疆大吏是如何措置失当，使福建海军毁于一旦，而马江沿岸人民群众又是如何英勇地奋起抗战？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作一番历史的回顾和考察。

一、从马江到长门

马江，是闽江分流后在福州下游处重新汇合的江段。这里江面宽广，水深平坦。遇有风雨，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宛如江中湖泊，人称马尾湖。江中有巨大礁石似马，马头朝西，潮退则现，故有“礁西马头江，礁东马尾江”之称。^①马江则是马头江和马尾江的总称。这一带地名称马尾，也由此而来。清朝时，这里属闽县辖境，今属福州市管辖。五口通商前，从闽江口出入的往来船舶，都以连江县属的埕头江面为抛泊地。五口通商后，这里才逐步成为福州对外通商往来的重要港口。

从福州城里至马江，陆路为二十二公里。从马江至五虎门的入海口，尚有八十里水程。^②陆路则有三十多公里。因此，严格地说，发生在这距海还相当一段距离的江面上的战斗是不宜称为“海战”，而只能称“战役”。

马江是当年中法海军两军对垒、激战的战场。为了更好地认识这场战斗，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从马江到闽江口的地

^①《闽县乡土志》。

^②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页322及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388。也有说是“二十公里”、“六十里”、“七十里”的。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页558；《福州船政厂隳模型说明书》，见《国风报》第一年第十四期。本书取“八十里”说。

理形势和军事设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数年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被清政府镇压下去。随着资本主义强国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和强敌，给清政府以极大震动。统治层内一部分思想开化的官绅，敏锐地看到外国武器先进、船坚炮利、生财有道，从而提出了“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自强”、求富主张，引进机器、技术，设厂开矿，制造枪炮、弹药、轮船等，强兵固防，以加强内而“缉盗”，外而“御侮”能力。马尾船政局（也称福建船政局、福州船政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办的。该局创办于1866年，是全国首家专门制造轮船的工厂。^①其厂址就在马江边上、中岐山脚的凹处。它面江背山，左侧为马限山，右侧为马尾乡。越过马限山，与对面江中的青洲一水之隔，相距约三里。青洲是江心岛屿。洲的上端有罗星山，山上有罗星塔（也称磨心塔），相传为宋柳七娘所建。柳为岭南人氏，有姿色，为本地豪强注目，想占夺，遂诬陷柳丈夫，使其夫被遣谪闽南而死。柳氏变卖首饰家产，千里寻夫到马江，听到其夫亡故消息，捐建罗星塔，为其夫招魂冥福。罗星塔西面，即是一水之隔的马限山，东面是深水江面，船只停泊之所。船政局在塔脚下临江处建有石船坞（1893年建成），能修理当时北洋舰队最大的军舰。为了往来方便起见，船政局曾从马限山至青洲架一水上木桥，称“通济桥”。^②当年，马限山上建有英国领事馆分馆和医院，中岐山上有法国天主

^①当时制造轮船的工厂还有江南制造局，成立于1865年。但该局既造轮船，又造弹药。船政局则专门制造轮船。

^②如今这一带沧桑巨变。马限山至青洲罗星塔之间已不复有水相隔开，由于长年泥沙淤积，已变为沙滩陆地，把罗星塔、马限山、船厂连成一片。

教堂。与罗星塔隔江相望的长乐地界，闽海关就建在江边。这里叫营前，美国在这里建有美孚石油公司。

福建船政局的创办，加强了闽、台和沿海各省海上防务，也提高了马江防卫能力。因有船政局，所以就有了福建海军。马尾港不仅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也成为军港重地。

船政局制造的轮船，首先调拨闽、台海口驻防，其次调拨沿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广东、广西等省海口驻防。从1869年制造出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完工下水，至1884年马江战役前，船政局共制造了24艘轮船。这些船多数为兵船，也有少数几艘为商船。分派情形如下：镇海、威远号驻天津，渭云号驻牛庄，海镜、康济号（商船）归招商局，靖远、澄庆、登瀛洲、开济号驻江宁（南京），泰安号驻烟台，元凯、超武号驻浙江。派驻福建的，主要是驻防福州、厦门、台湾的台北、澎湖各口，（当时台湾为福建省辖的一个府）有：万年清、伏波、振威、艺新、福星、扬武、飞云、安澜、济安、永保、琛航、大雅。其中永保、琛航、大雅三号系商船，派迎淮军，装运炮械军火，往来南北。^①调拨各海口驻防的轮船情况基本如此。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需要有时有所调动。如法国侵略越南战事发生后，船政局就派济安、飞云赴廉琼洋面巡防。以后马江局势紧张，又调回马江。总的看，驻防闽、台的为多，约有十多艘。这些轮船的基地是马尾港，设有轮船福建水师营务处，李成谋、张成先后任统领。^②有了轮船武装的水师，实际上

^①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页149。以下简称《洋务运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页十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页141。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等。

^②《洋务运动》（五），页99。

即是近代海军。福建海军就是这样形成的。时称福建轮船水师，受闽浙总督、福建船政大臣节制。后来，清廷派了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到福建，又同时受其节制。^①船政大臣为什么会节制福建海军？因为福建海军的轮船基本是船政局造的，各船管驾、轮机手等航海技术人员都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海军的“养船”、修船经费都是由船政局拨付的；这些轮船有守口护厂的责任等。由于有这些密切联系，所以自然要受船政大臣指挥。

战前的马江防务，除了有一支近代海军外（其军舰分散闽、台各海口），陆上防营和炮台也很可观，约有数千防兵和七座新式炮台。在船政局左侧的马限山，有下坡炮台二座，其中一座有克虏伯大炮三尊；船局前面溯江处有三座，各有两尊大炮；船局后面的中岐山上驻有陆军防营。在青州罗星塔小山上有两座炮台，其中一座有克虏伯大炮三尊。

从马江顺流而下，两山夹一江。过罗星塔，即为君竹乡、田螺湾。田螺湾对面为洋屿。稍折而东，北岸为闽安，南岸为长乐县境的潭头乡象屿村。这里，南北两岸相距不及百丈，岸上均建有炮台。南岸称象屿炮台，包括南雁、东口、道头、雁边诸炮台。北岸炮台除明炮台外，还有暗炮台，称锁门炮台。这种暗炮台就是在江边小山上凿山开洞，安设炮位，监视江面，极为隐蔽。敌船很难逃渡，也不易被炮击。该炮台位于距今亭江街约一里处的南般村，故又称南

^①据光绪六年李鸿章《议购铁甲船折》称：“查福建一省额设水陆兵数至六万余，勇营在外。今既另设轮船水师，则原有之外海战船与各路绿营之兵、分防之勇当可量加裁减”。（《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六，页六下，重点号为笔者加）再参阅别的一些材料，说明福建海军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

般炮台。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配置有克虏伯大炮。过闽安，为亭头。此处江面宽阔，也称亭江。所有船只都得在此候潮，非用海户渔船引水不能自达马江。该处有铁砂可以搁舟，有活砂可以胶舟。“势甚险阨，敌人惮之”。江流在此为琅琦岛分成两支入海；由亭头正面出为琅琦门入海，水道浅，其地形最险要者为梅花汛之厅石澳。与琅琦岛对峙，口门有铁砂三道，回环交互横于中，居民素称铁港。由亭头侧面继续顺流东下，水道深，经瑄头、金牌、长门。此地中流一束，两崖相距不过一百二十丈。光绪六年在两边建立炮台，配有克虏伯大炮，控扼入口，素有长门要塞之称。过长门即为双龟、五虎门，经芭蕉、壶江而入海。轮船多由此出入。五虎门外还有两道大冚洲（礁石），一称“外冚洲”，距江口约十八里，潮退露出水面，潮涨没水中。附近水面，吃水十八尺深的大船可以通过；另一称“内冚洲”，潮退在水面下六尺，潮涨在水面下十八尺，大船可以出入。两冚洲之间是良好的抛锚地。

由上可见，从马江到出海口，中经闽安、亭头、瑄头、长门、金牌，处处设防，层层锁钥。“双龟守户，五虎把门”，“奇险天生”。人称为“沿海七省形势最胜之区”。^①八十里水程，芭蕉、壶江为第一重门户，长门、金牌为第二重门户，闽安锁门炮台为第三重门户。其中暗礁密布，航道复杂，还需视潮进止。江口与马江的潮差约十八尺，非满潮时，大船不能开进马江。非熟悉航道，船即有触礁之虞。加上沿江两岸层层设防，炮口对准江面，如钳子一般控制江面，如锁链一般锁住航路。再者，吃水在七尺半以上大船到

^①参阅《船政大臣裴荫森奏折》，见《中法战争》册六，页320—321。

马江后，即不能再上驶福州。因从马江至福州南台的航道水浅，只能航行小汽船。这些，真可谓闽江天险，福州屏障。

然而，地利天险，还得有能人防守。否则，有险与无险同，仍然发挥不了作用。正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二、战火从越南漫延

中法马江战役是中法战争的一个局部战役。战火是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从越南漫延的。

1856—1860年，法国同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攻打了广州、天津和北京，焚掠了圆明园，胁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取得了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内河航行、子口税优惠、传教、鸦片贸易合法等各种权益。战后，法国侵略者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继续加紧侵略扩张。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争夺的对象，任何一个强国想独吞中国都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它会触犯其他强国的利益而遭到牵制。因此，列强普遍采取这样的策略：先侵占中国的邻近小国，作为“根脚”和基地，再向中国的边境蚕食、扩张。法国侵略越南正是采取这种策略。1879年，法国驻越南领事土尔克说出了这种侵略阴谋。他说：“法国必须占领东京（河内——笔者）……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

从1858年9月起，法国开始进犯越南。花了十五年多时间，通过胁迫越王朝两次签订《西贡条约》（1862年和1874

①《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页277—278。

年），法国侵略势力从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推进到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这两次条约，其中都特别规定到，法国侵略者可以在湄公河和红河自由通航。为何要规定这一条呢？目的就是要打开一条“沟通中国中部的商道”，掠夺中国的财富。原来，法国侵略者计划在侵占越南南部后，再从湄公河沿江北上，侵犯我国云南，开辟一条直入我国云南的通路。由于湄公河上游是水流急、险滩多的澜沧江（我国境内），无法通航。于是法军就进一步侵占越北部的红河三角洲，想改从红河入云南。可是，红河上游为刘永福的黑旗军所扼守，法国侵略者也无法通行。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以七星黑旗为旗帜，故称黑旗军。因受清军压迫，撤退到越南，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老街）。法军进犯河内时，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应越政府邀请，投入了援越抗法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

沟通中国中部的商道未能开通，法国侵略者又把战争升级。

19世纪80年代，法国组成了以茹费理为首的内阁，加紧推行其殖民政策。战火很快向中国漫延。

1883年6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8月，越王朝同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其中规定：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法国“总理”越南的对外交涉，在越南自由通商等。通过这一条约，法国侵略者把中越的宗藩关系切断，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取得了进一步侵犯中国的战争基地——“根脚”。

法国侵略者控制了越南以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它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援越抗法的黑旗军和应越南王朝求

援而进驻越南北部的清军。

1883年12月，法军向驻防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驻守在山西、北宁两地的清军不堪一击，败退谅山、兴化。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血战。因孤军奋斗、寡不敌众而撤退。

面对战争，清政府在妥协与抗争之间举棋不定。总的指导思想是尽量避战求和。因为考虑到兵不强、械不精、饷不足，战必不继等等因素。但看到法国的侵略行动和无理要求，也想抗争。抗争基于几种考虑：

其一，因不能坐视邻国被侵犯而出兵。对法国侵略越南，清政府认为，论“藩属之义”，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中国应仍一如既往，派兵救援，“不能坐视”，听任其受侵袭。论睦邻关系，中国大，越南小，揆之“以大字小之义”，不得不为保护。论利害关系，越与中国领土相接，与我滇、粤毗连，为中国南陲“藩蔽”，中国“不能以度外置之”。若越为法人占据，则藩篱全撤，唇亡齿寒，“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①基于这种考虑，当法军从越南南圻向北圻推进时，清政府一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援越抗法，一面应越政府求援派出两支军队进驻越南北部，待机抗法。

其二，“衅自彼开”不示弱而动武。清政府信守所谓国际“公法”，再三强调不先“开衅”；“自宜静以待动，不宜自我先启衅端”。希望保全和局，以此取得各国“公论”的同情和支持。^②这种立场对一个尚处衰弱地位的国家来

^①《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册五，页103，页223，页325，页304。

^②光绪九年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册五，页241。

说，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始，殖民主义者就已侵略了中国，对中国来说，反抗侵略、把侵略者赶出去，维护民族独立，在任何时候都是正义的。侵略的“衅端”早已启了。中国反侵略，无所谓“启衅”的问题。这才是“公理”。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衰朽，一时还无力反抗，因此，暂时避免战争就成为必要。

然而，殖民主义者对外侵略扩张却不因此而敛手，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侵略者挑起战端后，清政府认为“衅自彼开”，不能稍退示弱，“惟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不得稍有退缩。^①清朝廷在这点上的开战勇气还是有的。一旦侵略者开了“衅端”，就毫不示弱，下诏予以反击。

其三，无理要求难容而开战。在中法和谈交涉中，清政府对法国提出的改变越南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在云南内地通商、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赔偿兵费等，都认为是无理要求。“不特情理所必无，亦与各国公法显背”。所以，“必严行拒绝，万不可稍有游移，致堕彼族得步进步之计。”^②法国先启兵端后，清政府态度更不含糊，指出：“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命令各路统兵大臣及沿海各省督抚，“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③

总之，清政府对战的指导思想是静以待动。彼不犯我，我也不先“启衅”；彼犯我，我就坚决反击，不稍示弱。这种思想本身并没有多少可非议之处。问题是“统兵大臣”在

^①《中法战争》册五，页381。

^②光绪十年四月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册五，页334。

^③光绪十年七月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册五，页518。

实行中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和”与“战”的关系。尽管朝廷强调要“一面留以可和之机，一面仍示以必战之局”，^①可是，实际上是保和避战，筹而不备，战而不力，被动应付，玩忽职守；朝廷也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忽和忽战，决策欠及时，战机被贻误。结局自然总是令人失望。

山西、北宁前线失利，清政府决定与法国谈判。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法国全权代表、海军中校、“伏尔他”号（Volta）舰长福祿诺在天津谈判，于1884年5月11日议立《天津简明条款》。该条款规定中国放弃对越南的保护，所有越南与法国所订条约，中国“均置不理”；调回派驻越南北部军队；允许法国在中越边界通商等。对此条款，清政府一时还不愿接受。特别是不答应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和开放云南贸易。正在讨价还价之际，法军在越南北部又制造了谅山事变，重新挑起战端。受到清军反击后，法方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要求立刻履行李福天津协定，另要求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声言如果在一星期内不接受要求，法国即将夺取“物质抵押”（据地为质）。他们知道，没有对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就无法讨到更多的便宜。这时清政府作了退让，表示要履行李福天津协定。但对额外索取赔款仍示拒绝，只是答应给予在谅山事变中死亡的法军抚恤银五十万两。清政府的这种让步，没有使法国侵略者停止侵略行动。为了索取赔款，法军从陆、海两方面扩大战争。一面攻打谅山，直逼镇南关；一面派出由孤拔率领的侵略舰队侵犯中国沿海。战火很快蔓延到中越边界。谅山、镇南关接连失守。战火又从中越边界烧到中国沿海。台湾、福建、浙江濒濒告急。

^①《中法战争》册五，页334。

三、台湾的烽火

法国侵略舰队第一个侵犯目标是台湾。其次是福建。它想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挟的担保。

1884年8月5日，法海军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法军舰三艘炮击基隆炮台。^①法军想夺取这里的煤矿，作为军舰的燃料补给地。并作为要挟赔款的“担保品”。这一侵略行动是在两星期前就开始准备的。7月17日，^②法国军舰“维拉”号（Villars）以“游巡海口”为名，开进基隆港，停泊在便于偷袭又能不受炮台重炮射击的地点。台湾守军以和战未定，未便“衅自我开”而没有将其赶走。该舰竟蛮横阻止清军战备物资（十九尊大炮和水雷）在基隆卸船。杀机毕露。

此时，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刚于7月16日到任。台湾孤悬海外，兵力单薄。全台共有防军四十营。其中驻台北有：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曹志忠所部六营。台南有三十一营。加上刘铭传随带赴台的淮军旧部章高元所部二营，共四十二营。分驻基隆、淡水、沪尾、澎湖。台北防军较薄弱。法军

^①据刘铭传奏报为五艘。见《中法战争》册三，页144。据淡水关税务司马士报告为三艘。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页244。本书取后说。

^②即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此时间据刘铭传奏。见《中法战争》册三，页143。一说7月22日。见淡水关税务司马士报告，《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24。

攻击基隆，显然是侦知这一点。刘铭传一到任，即布置战备，督令赶修海口炮台，强固防御工事。并飞函闽省，请拨轮船赴台应急。但这时闽省海口同样紧张。法国侵略舰队已不时进出闽江口，据泊马江。福建当局已拨不出轮船赴台援助。这样，台湾完全靠岸上武装防卫。

8月4日，法舰二艘续到基隆港。连同原泊一艘，共三艘。法舰传令基隆防营营官苏得胜、曹志忠献台投降，遭拒绝。法舰遂下战书，声称翌晨攻击炮台。诸将一面严防，一面飞报正在淡水城指导防务的刘铭传。刘铭传于次日黎明得信，当即驰赴基隆督战。法已于这天上午八点开炮。营官姜鸿胜立即督炮还击。台上共有五尊洋炮，可惜不能转向，只有当门一面可发炮。敌由旁击，炮却不能旁攻。在敌舰的猛烈炮火下，炮台不久被摧毁。兵员伤亡六十余人。法军惧陆上有埋伏，当天不敢上岸。

刘铭传愤法军之欺人太甚，设计诱法军上岸。故意将海滨难守各营移驻后山，以避敌炮，待机打击上岸之敌。

第二天（8月6日），法军果然登陆，有四五百人。他们以一半兵力在山上筑营，用绵火药炸掉炮台上的炮。一半兵力直攻后山曹志忠防营阵地。曹志忠率所部二百人迎击。刘铭传命章高元、苏得胜率百余人，邓长安率六十人从敌之两侧夹击。三面包抄，法军大溃，弃营败逃回船。这一战，法军死亡二人，伤十一人。^①清军缴获洋枪数十杆，帐篷十多张，伤亡才数人。

“8·6”基隆陆战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督办军务的刘铭传仍不无感慨。他在奏报中写道：“伏念基隆炮台不固，炮位无多，彼族久经窃议。今突以五船（只有三船——笔者）相

^①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册三，页545。

犯，实瞰我军船炮俱无，睥睨乘危，妄思窃据。今幸仰荷天威，将士用命，有此血战，稍挫凶锋，实足以抒激愤。惟当逐北抵船之际，海口若有兵轮，首尾夹攻，敌船皆为我有。失此机会，慨惜如何！”^①

刘铭传感到可惜的是，中国已有的海军力量未能很好配合抗法战斗，致使法军在上海畅通无阻，想打就打，想不打就溜回海上。这确是件憾事。然而，当时的清朝在对外抵抗战争中，令人遗憾的事还多着呢！基隆战斗也还没有结束。法国此败是不会甘心的，还会卷土重来。刘铭传清醒地估计到这一点。他没有松懈防备。一面调动在台兵力作新的战斗部署，一面飞章入京，请飭南北洋大臣及闽省督抚，“速拨能战兵轮十只，择将来台助战”。他希望同僚不要各安疆土，使他独陷危机。^②可谓台湾烽火告警，刘铭传哀哀求援。

台湾烽火，是沿海危机的信号，尤其是闽省马江的危急信号。它明确地告诉人们：法国舰队已挑起了战端，是不该受欢迎的侵略舰队。不管它以什么理由开到中国沿海的那一个港口，都不应该接纳它。因为它已做出的不光彩的侵略行为已足够使中国人不能容忍。然而，遗憾的是，朝廷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命令。这支舰队竟然在马江被容忍、被接纳，最终吐出了凶恶的毒焰，吞噬了福建海军，摧毁了马江两岸的防务设施，血染了马江。

①《敌陷基隆炮台我军复破敌营获胜折》，光绪十年六月十六日台北府发，《中法战争》册三，页145。

②《敌陷基隆炮台我军复破敌营获胜折》，光绪十年六月十六日台北府发，《中法战争》册三，页145。

四、马尾港的紧张局势

在法军舰队“维拉”号侵入基隆港前四天（即1884年7月13日），法军舰队的另一艘军舰闯入闽江口，在接近马江的洋屿处搁浅，船底被碰坏。^①7月16日，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座舰又以“游历”为名，进入马尾港，抛泊于马江罗星塔下江面。此后，陆续有法舰进口。至7月20日，共有8艘进口。他们或停或走，出出入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他们在探测航道，熟悉水性，出去添补燃料等物资，为战争挑衅做一切准备。并以此举动，牵制福建海军，掩护法军“8.5”对基隆的炮击。

法国武装军舰的多艘进口，造成了马尾港的紧张局势。福建当局对此十分恐慌，不知如何对付才好。当时，闽省有权参与军事决策的几位封疆大吏是：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他们看到敌舰进口，知道情况不妙，就是不懂得如何交涉，如何据理阻止。京城相隔遥远，廷寄指示又多含糊，再三以不能“衅自我开”相戒。中法和谈又仍在进行，只是纠缠在赔款问题上未能定议。“阻之则先启衅端，听之则坐失重险”。^②这真是难住了前线的封疆

^①该船于7月27日救起驶出，后沉于妈祖澳。

^②《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等奏法船入口窥伺现筹省防布置情形折》，见《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页224。

大吏。

按照国际公法，兵船入口不得超过两艘，停泊时间不得越两星期，违者即可驱逐，不从即可开仗。更何况法舰已在基隆挑起衅端，更有理由阻止。当时，曾经有人提议按此国际公法办理。但是，何璟“深恐开衅”，不同意。以致让法国军舰多艘据泊马江，自由进出闽江口达五个星期之久，使其从容布署、伺机发难。

当然，几位封疆大吏看到法舰来意不善，也并非木偶人，他们也调兵遣将，进行防备，采取了一些对付办法。

首先，他们将福建海军驻防在外各舰召回马尾港，与法国军舰对峙。并向清廷求援，请求多派军舰来闽口，以壮声威。张佩纶亲临前敌，驻足马尾船政局，会同船政大臣何如璋筹商马尾防务。

其次，加强船政局及其周围防营。调提督黄超群两营进驻马尾。又调马尾道方勋所部潮普一营，合二千人，保卫船政局。后来两广总督张之洞遣派五营援闽。张佩纶以陆军已嫌多，将援闽粤军留在厦门。何如璋下令在厂内遍埋地雷，准备在紧急时炸毁船厂，以绝法军窥伺。

再次，组织鱼雷船和其他船只配合战斗。张佩纶命赶造杆雷二十具，^①收集较坚利的官商小轮五艘，并各船、小舢板合十二艇，命在乌龙港操演，以备调用。还调来闽安平海师船八号和炮船十号，由总兵翦炳南督率，加强马江阵势。^②

^①杆雷即是在长杆上捆绑炸药，以小船载之，靠近敌舰时挂上去爆破。

^②张佩纶《致安圃侄》，见《中法战争》册四，页384，《清末海军史料》，页302。

又次，按照总理衙门指授方略，筹办团练。具体做法是，命“盗魁”（时为副将）杨廷辉召集福州南台所有漳州、泉州“无赖”编集成军。“免其乘机劫掠，亦可激励驰驱。果纾数月之期，认真操练，或可一战”。^①“约令绅士办省城内外保甲以固民志，联壶江各村渔团以绝汉奸。”^②另由本地知府送到水勇二十人，系里正强行抓差的水手。^③加上由傅德柯招募水勇八十人，共百人，以备调遣。还有，由尚干乡武举人林培基募乡勇三百人驻舳头。由林冠芳率领尚干乡勇百人扮作渔舟，“伏河干俟动静”。^④

此外，会办张佩纶还使出一些计策。如他命陆上防营在后山遍插旗帜，虚张声势，作疑兵之计，想使法军看了害怕，不敢轻易发难。并四出传言，我军伏洋地雷某山、洋水雷某港。他又密令福建海军军舰与敌夹泊，“备其猝发，撞击同碎”。^⑤等等。法军舰初进马尾港后，张佩纶提议塞港先发，没有得到清廷允准。

中法作为交战国，两国都还处在战争戒备状态，而两国海军军舰聚泊马江，真是旷古所无，世界战争史上的典型。当时中法和谈久久未能议决，马江的命运完全系在和谈上。只要法国一翻脸，其武装军舰马上就可以在马江发难。两军对峙一个多月，始终战云密布，气氛紧张。马尾居民多迁徙

①张佩纶《致安圃侄》，见《中法战争》册四，页378。此支军队实为副将杨廷辉统率的漳泉协陆勇，有一千人。因张佩纶看不上眼，所以在通信中称之为“盗魁”“无赖”。

②《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等奏法船入口窥伺现筹省防布置情形折》，见《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页225。

③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见《中法战争》册四，页382。

④《中法战争》册四，页384。

⑤《中法战争》册四，页378—379。

他方。船局中有的绅员也托故离去。福州城里更是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大家担心法军会攻打福州，所以纷纷逃避。“绅士多迁徙”。而闽浙总督“蓄匕首”，盐道“买精金备走”。^①实际上，法军的意图是想夺占船政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必然要首先吃掉张佩纶等调来“牵制”它的福建海军军舰。至于攻打福州，主要是客观条件不许可。因为法军军舰只能行驶到马江。从马江上至福州，因水道浅，法军舰无法通行。如改在马尾登陆，从陆路攻福州，又远离座舰，退无归宿。所以，福州当时有这种天然屏障，是绝对安全的。榕城的官吏、绅士们倒是饱受了一场虚惊。

当时，处在最危险境地的是福建海军。因为他们被错误地命令与法军舰聚泊一处，置于法军军舰的炮口下。又有“彼不动我也不发”的命令。名为牵制敌舰，实则被动受制，正中敌之奸计，便于其一举聚毁。福建海军各舰管驾曾提出连舰之非，聚泊之误，请求散开。但得不到采纳。这些，预示着一场灾难即将降临马江。

^①张佩纶《致安圃侄》，见《中法战争》册四，页380。

五、罗星塔下的炮声

马江江面；中法两军对峙，相持月余。福建海军有军舰十一艘，其中有两艘是商船。由旗舰管带张成统领，受会办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节制。法国舰队有军舰九艘，鱼雷艇二艘，由法国海军中将孤拔指挥。双方舰队组成详见下表。

法方舰队组成：

舰名	舰种	火力	人数
特隆方	装甲巡洋舰	炮13门	410人
台斯当	巡洋舰	炮15门	250人
杜规特宁	巡洋舰	炮10门	300人
维拉	巡洋舰	炮15门	250人
伏尔他(旗舰)	轻巡洋舰	炮6门	166人
阿苏皮克	炮舰	炮4门	120人
维皮爱	炮舰	炮4门	120人
豺狼	炮舰	炮5门	120人
沙奥尼	运输舰	炮5门	100人
鱼雷艇(二艘)			

中方舰队组成：

舰名	舰种	管驾	火力	人数
扬武(旗舰)	轻巡洋舰	张成(广东人)	炮9门	270人
伏波	炮舰	吕文经(广东人)	炮7门	130人
济安	炮舰	林国祥(广东人)	炮7门	166人
飞云	炮舰	高腾云(广东人)	炮7门	166人
艺新	炮艇	林承谟(福州人)	炮4门	48人
福星	炮艇	陈英(福州人)	炮4门	88人
振威	炮艇	许寿山(福州人)	炮5门	88人
福胜	炮艇	叶琛(福州人)	18吨大炮1门	47人
建胜	炮艇	林森林(福州人)	18吨大炮1门	48人
永保	运输船	林文和(同安人)	无炮	67人
琛航	运输船	杨永年(广东人)	无炮	67人

从马江上游至下游看，中法双方军舰停泊位置：

永保和琛航泊船政局前。福胜、艺新、建胜、伏波在稍下游、靠近江中流处停泊。接着是扬武、福星号，在江中石马礁旁碇泊。伏尔他号在扬武号下方约三百码处停泊，其左舷后方是两只法国鱼雷艇。紧接伏尔他号之后的是阿斯皮克号、维皮爱号和豺狼号。济安号停泊在闽海关前，它的下面是飞云号和振威号。与这三舰隔水相对的罗星塔下江面，停泊着杜规特宁号、维拉号、特隆方号。与特隆方号并排而更接近江中的是台斯当号。在罗星塔与马限山之间，靠近罗星塔一边停泊着中方八九艘木制的旧战船。每艘装有七至八尊旧式平滑大炮，载有六十至七十兵员。在营前江边与上游停有中方的一些划船和汽艇。其中有两只很大的帆船；载有兵

约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人，七艘汽艇及三四只使浆水艇，都在船前头装有水雷发射机，还有一些装着爆炸物的火攻船。^①中法两军舰船抛泊处相距仅数百公尺。

法方军舰除停在马江九艘外，还有两艘——梭尼号（*l'Assommoir*）和雷诺堡号（*le Château-Renaud*），一直停驻在长门金牌峡上游。^②他们在那里监视，不让中国人沉下满载石头的约三十只帆船，或布放水雷，以防金牌峡出入口被封闭。^③

所有法国的战船都显露着一致的战斗姿态。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884年8月22日晚，孤拔召集所有的舰长到旗舰伏尔他号上开会。一场罪恶战争的行动计划在会上确定。孤拔选择的攻击时机是次日下午正当退潮移转船身的时候。这一时机对福建海军来说特别不利。因为退潮时，船身移动，固定锚链的船头朝上游，船尾随潮移向下游。当时福建海军的雾武号等八艘军舰都处在法舰上游，只有闽海关前的济安号等三舰与法舰差不多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福建海军在退潮时将有八艘军舰船尾对着法舰船头。中方船头的重炮就无法马上发挥作用，而法方船头重炮则正可呈威，对着中方船尾的弱点。中方虽然也有三舰泊点好些，船头重炮也可随退潮对准上游的四艘法舰和二艘法鱼雷艇，但法方布署了三艘大巡洋舰来对付中方这三舰。因此，总的看，法军的这一攻击时机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如果中方能窥破这一点，提前

①参阅闽海关副税务司贾雅格报告和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和《中法战争》册三。

②停在上游，可以避开岸炮对他们的攻击。因岸炮炮口是朝外的。

③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册三，页547。

在未退潮时先发起攻击，那么利害则正相反。这是法方所担心的，并于次日未退潮时间，备加警戒。法方所以敢冒这个险，是因为他们深知中方不会、也不敢先动手。总之，他们对这场战争作了精心策划和准备。

正是有掌握主动权的绝对把握，所以，孤拔敢于明目张胆地向清军发出挑战，公然下了战书。他在作出作战布署后，将开战决定通知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太（De Bejaure）和停泊马江的各国船只。白藻太于次日早晨下了国旗，关闭了领事馆。并于上午八点向各国领事、十点向闽浙总督何璟递送了作战通知，约定本日开战。

闽浙总督何璟接到通知后，于当天“午刻”发电马尾船政局，告张佩纶：“顷接白领事照会，孤拔即于本日开战。”^①

“午刻”是中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这段时间，统称午刻。据何璟电文中“顷接”两字，说明何璟在十点接到白藻太递交的开战通知后不久就发电马尾，大概不会超过接“通知”时间后一小时，可能在十一点左右发电。张佩纶接电后，有何反应，采取了什么应急措施，是常人料想不到的。据记载，张佩纶、何如璋接电后，认为眼下军舰未准备妥当，不能开战，需请其改至明日开战。遂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回局任技术员的学生魏瀚往法舰回递战书，请其改期。法不答应。孤拔说：“请贵使者速离舰，我们要开炮了！”魏瀚走后不久，炮声响起。^②

这一天是1884年8月23日，星期六。农历光绪十年七月

①《中法战争》册六，页246。

②据左宗棠等关于查办马江失事案的奏报，认为此传闻失实。《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折》，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见《中法战争》册六，页245）但此事关系重大，或许左宗棠等有意袒护当事人也说不定。故此传说还是值得一提的。

初三。下午一点五十六分，法国侵略舰队向福建海军舰队开炮，爆发了中法马江战役。这是法国侵略者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一场很不光彩的表演，一场罪恶的战争。正如一个外国人所指出的：“孤拔在一个未与法国宣战国家的港口内，并且在他进入这港口时曾得到主权国家的默许，但他竟悍然地采取了敌对军事行动，这无疑地违反了国际公法。”^①

这天下午开战时间，刚好为马江退潮时间。按海水涨落的通常情况，这一天的退潮时间是下午2.4小时以后，但江河的潮水不同。据记载，这一天马江的潮水从上午九点半涨到下午一点半，就开始退潮了。^②

在这一开战时刻前的一点四十五分，法国舰队就已全部悬起铁锚，完成战斗准备。五十六分，孤拔在伏尔他旗舰上首先以升旗为号，法方两艘鱼雷艇立即向中方扬武号和福星号冲去，发出鱼雷。紧接着孤拔以下旗为号，法舰“豺狼”号首先发炮，其他法舰也继之发炮。一场恶战就这样开始。

^① 闽海关副税务司贾雅格给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20。

^② 《中法战争》册三，页550。

六、昏庸“未醒”的疆吏

当法军发炮时，福建海军各舰尚未起锚。因为他们在听到炮声前没有接到起锚的命令。而无命令谁也不敢违令私自起锚。闽浙总督何璟“午刻”从福州发电马尾，张佩纶、何如璋接电后，离开战时间还有一二小时的准备时间。可是，他们竟然没有命令海军各舰起锚，进入战斗准备，而仍让各舰在原处聚泊待命，这是不可想象的玩忽职守！这些封疆大吏，在法国侵略者的公开挑战下，十万分火急的事，经他们手里，也变得慢条斯理了。他们只是坐等和谈成功，毫无动作，寄希望于法军会发善心延缓战期，在千钧一发之际，还在做甜蜜的和谈“梦”！他们“始失布置，继先脱逃，后复欺饰”。①

当时，福州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福州原无福，法人本无法，两何没办法，两张没主张”。②强烈指斥了法军的侵略行为和疆吏的昏庸无能。

战前，几位疆吏作了分工：巡抚张兆栋、总督何璟驻福州，会办张佩纶及船政何如璋驻马尾，将军穆图善驻长门。他们对马江战事都负有责任。张佩纶、何如璋更负有直接指挥责任。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

(1) 任虎入室

①《闽绅士杨制军公禀》，见《益闻录》第六册，页538。

②《中法战争文学集》，页78。“两何”指何璟、何如璋，“两张”指张佩纶、张兆栋。

马尾港是福建海军军港，又是福建船政局所在地。从那一方面讲，都是清政府的军事重地。这样一个处所，又值两国正处于军事冲突时期，竟让敌方全副武装的战舰十多艘，陆续开进港内，据泊五个星期之久。这在主权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在他面前不知怎样对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他们应付有关国际公法问题的时候，好象是初学奕棋的人，在比赛中遇到国手一样，即使他们想要命令孤拔离港，也不会知道怎样办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官吏能够在8月19日以前，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已处在战争的边缘”。^①法国侵略者就凭借福建多数疆臣和清廷的昏庸蒙昧，入据要津，乘机发难，置福建海军于死地。这是马江战事清朝当局者放任主权、“引虎入室，势成反噬”^②的第一着失误。这一失误，使法军舰队反客为主，威胁马江、监视闽江口，并能从口内打出口外，使中方岸防及天险大失所恃。

在这一点上，惟有张佩纶曾在法舰初入港口时，向总署建议“塞口先发”，打击法舰。但未得允准。负责统筹全局的李鸿章也不赞成，认为“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孟浪不得。尤其是他担心如此会引起战端。而他是“不以决战为是”的。^③张佩纶为他的主张未能得准颇有责言，感叹说：“以天险之闽，使人可排闥直入，真可惜也。”^④说明当时张佩纶多少还是看出“让人要害”之失算。然而，由于清廷的遥制和其他大臣、疆吏的牵制，还是未能避免这一失误。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6。

②欧阳昱著《见闻琐录后集》卷二，页6上。

③《北洋李中堂来电》，六月二十九日，《澗于集·电稿》，见《中法战争》册四，页404。

④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中法战争》册四，页380。

(2) 不作实战准备

法舰既已入口，则当密切注视它的动向，随时警戒，加强实战准备，以防不测。可疆吏未能意料及此，以致一误再误。

张佩纶到闽后，以钦差自居，事权在手，高傲凌人，与督抚、将军不是同心协力，而是自以为是。成天这个不行，那个不是；怪“十羊九牧”，不能专权；怪总督何筱宋无才能，闽防废弛；怪南北洋兵船没有援闽、兵疲势孤；不惜精力调查同僚用人底细，说某某副将是“盗魁”，某某提督是巡抚“患难交”等等。他确实也进行了某些海防“整顿”。如他弹劾罢免了闽安协副将蔡根业，任用“有口才”的张成接替并兼任扬武船管驾，“统带兵船”；陆续调集兵船十一号聚泊马江罗星塔下与进口的法舰“对峙”；船厂及陆地炮台都增添了兵勇等。^①何如璋担心法人“唾涎船厂”，所以在厂内密埋地雷，准备开仗时“自行轰毁，绝其窥伺”。^②如果说张佩纶等“有备”的话，这些就是他们的得意之作。然而，我们所称为“战备”者，应是实实在在的准备打仗，布置打仗，而不是一种虚假的军事摆设。张佩纶等的设防，并非立足于“战”，而是想“虚张声势以恐赫法人”。^③连他自己也称这种备战是“聊以壮观”，不免“羊质虎皮”。^④他还以此为得计，称：“纶到马尾，敌船夜惊，退三艘至壶江、闽安”。“敌本虚声，……吓我不动，去吓老穆（指驻在长门

^①《中法战争》册二，页144。

^②1884年10月初3日《申报》，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页119。

^③《见闻琐录后集》卷二，页6下。

^④这当然只有在私人通信中才会讲得如此坦率。见张佩纶《致刘省三中丞》，《中法战争》册四，页383。

的穆图善——笔者)矣。”^①“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②直到败事后，他还认为，他摆设在马江上的船炮太少了。“如有多船，则孤（指孤拔——笔者）必不战；如有大炮，则孤亦不战。”^③可是，象他那样的防备，只能是投进的物力越多，蒙受的损失越大。他没有想到，他把那么多船摆在马江，与法舰聚泊一处，不但以弱舰对强舰，不啻以肉饲虎，而且使岸炮在中方舰船尚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炮击法舰的作用。张佩纶先是惧敌，认为船少无援，战必失利；后又轻敌，认为经他虚张声势，孤拔必不敢轻举妄动。几次传言法要动手，结果都无事，更使张佩纶思想麻痹，总认为法是有意“恫喝”；^④“法人已志得意满，见闻有备，断不画蛇添足”。^⑤由于虚骄轻敌，加上坐等和谈成功，有侥幸心理，更使张佩纶等毫无实战准备。他与何如璋命令福建海军不准无令自行起锚，不准先开炮，“并且须留在原泊地位”。^⑥违者虽胜亦斩。各船管驾曾一再要求将我舰疏散开，不要聚泊一处，以便战时互相救应。张佩纶却斥进言者“胆怯”，不从各管驾所请。^⑦直至接到作战通知后，福建海军仍未起锚。旗舰扬武号管驾张成见到法舰下半旗的开战信号，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法船上死了人。待法舰凶恶的炮火发出，这些疆吏才如梦初醒，然而却已经措手不及了。

张佩纶等对作战的漫无布置，是当时社会上所普遍确认

①《中法战争》册四，页402，页380。

②同上，页382。

③张佩纶《致安圃径》，见同上，页387。

④《中法战争》，册四，页382。

⑤《复陈醴庵星使》，《中法战争》册四，页383。

⑥《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8。

⑦《中法战争》册二，页144。

的。如罗惇巽《中法兵事本末》载：“马江之战，张佩纶漫无布置，仓卒败衅，閩人恨之深。”^①唐景崧《请缨日记》中指出：福建兵船“未备敌，仓卒闻遂致大挫”。^②潘炳年等《劾大臣玩寇疏》中批评说：“相持一月余，不得谓筹备不及。战书既移，学徒继白，不得谓事发仓猝。”^③左宗棠等在马江败事后的联衔查奏中也指出：“总理衙门于七月初一电告各省督抚备战，初二日戌刻（下午七点到九点——笔者），何璟电知张佩纶告以所闻，谓明日法人将乘大潮力攻马尾。张佩纶复电答云严备。乃以照会未至，迟疑不决，其既败犹以敌人违例猝发，已不及备为言。法人照会虽无确信，（实际在开战前二时已接何璟电——笔者）何璟电报岂同澜言乎？此备战之不夙也。”^④所有这些，都说明张佩纶等在战前是没有“严行戒备”的。这是导致马江惨败的重要原因。固然，“先发制人”是军事上所可采用的一着，但是，对福建海军来说，并非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相反，关键不在于法“先发”，而在于张佩纶等的“无备”之误。“马尾之失，失在临时未能起碇，坐以受击”。^⑤这才是正确的结论。如果有备，是完全可以后发制人的。

张佩纶等的无备，当然与清朝廷的和战不定、妥协求和有直接关系。法舰入口后，“宪谕总以不可先发为诫”。^⑥李鸿章力持和议，“屡戒佩纶勿轻启衅”。^⑦并有私函电致张佩

①《中法战争文学集》，页261。

②《中法战争》册二，页143。

③《中法战争文学集》，页423。

④《中法战争》册六，页249。

⑤翰林院侍读龙湛霖等奏折。见《中法战争》册六，页43。

⑥《中法战争》册六，页518。

⑦《中法战争文学集》，页261。

纶说：“闽船可燬，闽厂可毀，丰润学士必不可死”。^①“醇邸亦电劝勿蹈险”。^②对此，张佩纶颇有怨言。他在私人通信中发牢骚说：“十羊九牧，朝令暮改”；“内谋不决”，“朝局纷纷，至枢译（总理衙门——笔者）二十人发言盈廷，政出多门”；“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枢译勇怯无常”，六月二十日（农历）前，他胆壮，认为可先发，总署却不准他“轻率”；二十日后他胆怯，认为不可战，总署却命他不准让孤拔出口。等等。^③这些，对前线指挥官的备战情绪不能没有影响。就这点说，清廷对马江败事是负有最高决策责任的。但是，从一些所能见到的资料看，清廷并没有指示张佩纶等不要备战。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即马江开战前六天，清廷还命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上谕”说：“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并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著便宜行事，不为遥制。”^④同日，清廷专门电示张佩纶等：“现在战事已定，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⑤初一日，清廷又电示张佩纶：“事急，决不可放孤拔出口。所有闽、台防务，须严密布置。”^⑥张佩纶完全可以凭这些“谕旨”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并相机“先发”或后发制人。

①《中法战争文学集》，页422，页200。张佩纶系直隶丰润人，曾任侍讲学士，故有“丰润学士”之称。

②《中法战争》册四，页402。

③《中法战争》册四，页374，页386，页375，页382，页385，页387。

④《军机处寄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电旨》，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见《中法战争》册五，页502，参见《翁文恭日记》，《中法战争》册二，页23。

⑤《中法战争》册五，503。

⑥《中法战争》册四，第404。

在接到法军战书后，更完全可以乘涨潮的有利时机首先发起攻击。可惜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张佩纶等是难辞无备之咎的。

(3) 临阵脱逃

这是昏庸“未醒”之吏临事必然采取的一步。身临前敌的张佩纶、何如璋当然没有例外。罗星塔的第一声炮响，“便成了会办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溜走的信号”。^①马江一开战，张佩纶就从船政局后山逃跑，跑到离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躲起来。何如璋由亲兵80多人护卫着，先跑到离马尾十多里的快安，再连夜奔向福州，躲进两广会馆。这是不少资料都提到的。关于他们临阵脱逃的细节，有多种传说，有说张佩纶“跣足而奔”、“头顶瓦盆，短衣赤脚逃三十里”的；有说何如璋躲在快安施氏祠中，乡人于夜里放火逐之，他又夤夜跑往福州的；有说他们所到之处，乡人拒不纳，“到处诤然”等等。虽然不免有“里巷快心之说”、夸张失实之词，但是，逃跑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②

前敌指挥官的弃师潜逃对战争胜负是有直接影响的，使军事力量失去统一的指挥而必定导致部队的群龙无首而涣散溃败。特别是陆上防营。张、何的逃跑就直接影响了船厂周围的驻防部队。提督黄超群、道员方勋所部兵勇，除少数在船厂驻守未退外，多数纷纷溃退“数里”，并有“抢掠”船厂物件情事。^③张佩纶、何如璋自知罪责重大，力图掩饰这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4。

②参阅《中法战争文学集》，页421，页271；《中法战争》册二，页27，页145，等。

③《中法战争》册六，页285。

一情节。督抚、将军也帮同欺瞒。他们在败事后的联衔奏报中竟然写道：开战后，“臣佩纶与何如璋飭令各轮船、师船奋力抵御，并令陆路出队相助，而自行登高督战。”^①张佩纶还为自己藏匿远离船厂的彭田辩解：“马尾、彭田同是中岐山，纶驻彭田，在马尾高处，船厂在山下，黄、方时相见，不隔绝，并未退三十里之鼓山。”^②何如璋也恬不知耻地奏报说：“法既先发，张佩纶一面飞飭各陆营出队，一面偕臣登高指挥……”。^③左宗棠等在查办“马江失事案”中也官官相护，说张佩纶于是日“登山观战”，“战毕”才“退驻”彭田，何如璋于初三日“黄昏”才“投快安乡之施氏祠”云云。^④把张、何逃脱的时间推到“战毕”和“黄昏”，自然就得出张、何并无“怯战潜逃”的结论，以此为张、何开脱罪责。这种官场把戏，连清朝皇帝也骗不过。“上谕”中指出：“左宗棠、杨昌浚于奉旨交查要件，自应切实详查复奏，乃所奏各情，语多含糊，于张佩纶等处，意存袒护开脱，……左宗棠久资倚界，夙负人望，何以蹈此恶习？”朝廷传旨“申飭”了左宗棠、杨昌浚。^⑤

马江战后，张佩纶上书清朝廷，谎报军情，说他如何如何备战，如何如何坚守船厂、亲临督战，如何如何将孤拔击毙，击沉法舰某某艘等等。所以，清朝廷没有处置他，还委他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清朝廷只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革职，何如璋撤掉船政大臣职，发配充军。对此，福建人民愤极大，纷纷写信向在京供职官员禀告。以

①《润于集·电稿》，见《中法战争》册四，页406。

②《润于集·电稿》，见《中法战争》册四，页406。

③见阿英编，《近代外祸史》，页116。

④《中法战争》册六，页247。

⑤《中法战争》册六，页285。

后，由翰林院编修、闽人潘炳年联络闽籍在京官员联名上奏，弹劾了张佩纶、何如璋。他们以大量事实指出：“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而何如璋次之”。张佩纶“玩寇”真情才被揭露。^①其他京官如给事中万培因等也提出弹劾。清廷派左宗棠、杨昌浚调查。后来，张佩纶才被革职充军。穆图善因长门抗敌，功过相抵，未被处分。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旗舰扬武号管驾张成是否临阵脱逃的问题，则是必须加以辨正的。

有资料或记载说：扬武管驾张成令水手起碇不及，“鬼水而遁”，^②或记载说：张成以船受炮伤，“驶至浅处，鬼水而逃”，^③或载称：法开炮后，“张成不及起号，即乘半截船上岸而逃”；^④还有的记载说：“管驾坐舢板载红旗而遁”；^⑤光绪帝在处置张佩纶等的“上谕”中也下结论说：“已革游击张成，身充轮船营务处，并不竭力抵御，竟敢弃船潜逃”。^⑥等等。对照张成自供，核以扬武舰幸存者的旁证，这些记载都不足令人置信。

据张成自供称：法舰开炮时，“首击扬武轮船。革员（张成一笔者）正在该船望台瞭望，赶飭炮手开炮还击，力为抵御。俄顷之间，船身遍受重伤，该船兵弁以及各执事纷纷为敌击毙。革员不避炮弹，犹欲冒死开炮，奈船歌侧，猝然倾沉。革员溺入江中，为流水冲至上岐君竹乡之江边，

①潘炳年等《劾大臣玩寇疏》，见《中法战争文学集》。

②唐景崧《清缨日记》，见《中法战争》册二，页145。

③左宗棠等奏，见《中法战争》册六，页250。

④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页119。

⑤郑丙炎《福州马江战事大略情形》，见《中法战争文学集》，页298。

⑥《中法战争》册六，页285。

幸遇福靖后营哨官吴德恩捞救得生。”^①

据扬武舰幸存者、“教习水手枪炮之学生”容尚谦供称：法开炮后，“连珠炮如雨而至，打死多人”，扬武船用尾炮还击孤拔座舰，这时，船尾又遭鱼雷轰破，锅炉炸裂，舱内水深数尺，船即“倾侧”。“张成先在桅后避炮，后在天窗口招呼管机器人开车，船被击坏，不知何时跳下水去。”^②又据另一幸存者、炮手吴长元供称：“……法船开炮，鱼雷亦到，船上木匠周宝用铁锤将锚练击断，张成即令开动机器，将船转过对法船开炮。船旁有炮三尊，亦各开放两三炮。我船随转，法炮随击，一转移间，已被击破倾侧，死者百余人。伊（吴长元——笔者）与张成一同跳入水内，不知张成从何处上岸。”^③经刑部派员查访君竹乡之居民，“金称张成实系由水中逃至该处上岸。”^④由此，可以明确如下事实：（一）法船开炮后，张成尚在船上指挥发炮还击法舰，并无即“弃船逃去情事”。（二）张成是在船破“倾侧”下沉的情况下跳水逃生的，并非乘船逃跑的。

当时，法国侵略舰队把“船大炮多”的扬武旗舰当作首要的袭击目标，目的就是要首先打掉这艘指挥船，夺“诸船之气”。^⑤扬武船在这种危急关头，表现是无愧的。它以尾炮“回击了伏尔他的第一阵舷炮，并且很准确，第一弹就在伏尔他号的船桥上炸裂，轰毙引水（自上海来的汤姆士）和五个水手。孤拔当这弹爆炸时正站在引水人的旁边，仅以身免。”可惜的是，它在开战后仅能存在二十七秒钟就被鱼雷

①《中法战争》册六，页518。

②③④刑部尚书锡珍等奏，见《中法战争》册六，页534。

⑤《中法战争》册三，页123。

轰沉了。^①

因此，说张成一开战就弃船逃跑，显然是不白之冤。把他定为斩监候，是封疆大吏推出的替罪羊，是有失公道的。张成的错误不在船沉时逃生，而在于战前调度无方，措置失宜。他身充福建轮船水师营务处，作为各船统带，对败事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造成惨败的主要责任不应由他承当，去蒙受最重的惩罚。因为战事“非伊所能专决”。^②前敌统帅仍是张佩纶。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7。

②《中法战争》册六，页534。

七、英雄的将士

福建海军舰队在妥协思想的指导下，虽然处于严重的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但是，绝大部分战舰仍能奋不顾身，英勇舍命抗击法国侵略者。^①

旗舰扬武号“虽然受了致命的伤，但这艘巡洋舰仍能开动它的机器”。它以尾炮和舷炮向孤拔座舰反击，并击伤了法四十六号鱼雷艇。^②该船不久被击沉。全船107人阵亡。

福星号在法舰开炮后，急忙起碇。管驾陈英督众曰：“此吾报国日矣！”他身边的仆人劝说：“伏波、艺新两船已向上流开驶，何不从之？”他怒斥曰：“欲我走耶！大丈夫食君之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因船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所以，该船在陈英指挥下，两次“贯敌阵而前”，开炮反击敌舰。“舟中机损人亡，毅然不顾”，以炮专攻孤拔座船。孤拔船遭到炮击后略退。不久，管驾陈英中弹牺牲于望台。三副王澍“继之开炮奋击”，亦被弹殉职。船上死伤枕藉，“仍力战不退”，直至船沉。^③全船70

^①号称有十一艘船的福建海军舰队，实际上有两艘是商船，（琛航、永保号）无炮可以击敌，能作战的兵船只有九艘。这九艘兵船，除了伏波、艺新号两艘在被击伤后逃离战场外，其他七艘都作了英勇的抵抗。

^②参阅《中法战争》册三，页551。

^③参阅《中法战争》册三，页123；册四，页354—355；《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12月版，页241。

人死难。

福胜号和建胜号，自战事开始，“即回转船身，将船头向着法国舰队”。建胜号发一炮使孤拔受了“微伤”。在敌船“萃击”下，管带林森林中弹牺牲。船亦被轰而沉。督带福胜、建胜两舰的游击吕翰亦殉难。全船43人牺牲。福胜号船尾已受弹火发，“尚燃炮奋击”。管炮翁守正连发数炮，多中法舰。敌弹贯穿其胸部，悲壮地倒下了。管驾叶琛“枪弹贯颊”，喉部受伤，倒下后又爬起来，忍痛继续指挥装炮击敌。敌弹复集其肋而阵亡。船亦旋没。①全船28人殉难。

飞云号在管驾高腾云的指挥下，“中流坚拒不退”。高腾云被敌炮炸断腿骨，仍坚持指挥战斗。后被敌炮弹轰入水中而没。“其舟乃发火流下，死事最为惨烈”。②全船46人牺牲。

振威号管驾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立望台督战，传呼砍锭开炮，被敌弹“轰飞”，壮烈殉难。③该船在头尾着火、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仍“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才完全毁灭了它。”④全船62人阵亡。

其他抵抗中被击沉的轮船，济安号70人牺牲，永保号12人殉难，琛航号64人殉难

尽管有的船在转瞬间受到致命损伤而下沉，然而，英雄的将士仍然没有放弃任何一刻可能反击侵略者的时机。一个参加侵略马江战役的法国海军上尉写道：“在其中一艘巡洋

①参阅《中法战争》册三，页123—124，页554。

②《中法战争》册四，页354。

③《中法战争》册二，页145。

④《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7。

舰上，船身四分之三都着火了，而且即要沉入江中，中国黄旗忽然升起来，又有一个炮手向我们的战舰送来最后的一炮。”^①这一炮，“重创了敌舰长和士兵两名。”^②

总之，福建海军的广大将士在法国侵略者的炮火下，奋力反击，顽强搏斗，足以令人赞叹。一个外国人慨叹说：“如果记住这些军舰上的水手几个星期以来始终处在敌人随时准备发射——并且是对准他们的——的炮口下，对于敌我实力的悬殊十分清楚，而始终没有离开岗位，那么他们的行为简直是可敬佩的。”^③建胜号管带林森林在战前一天，曾将身边珍藏的“香篆盒”寄回家中，向他母亲表示以身许国的决心。船政学堂练生梁绍广、留美回国练生杨兆楠等，“自备资斧，辞绝局差”，请登扬武船参战，“不肯苟免”。^④亡身报国。船政后学堂教习、福胜、建胜两舰督带吕翰，知战事将发生，将妻子、母亲遣送回广东老家，并在给亲戚友好的信中说：“翰受国恩，见危授命，决不苟免”。^⑤慷慨报国。这些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高贵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努力，虽然未能挽回昏庸未醒之吏导致的必然惨局，但是，他们的鲜血却激励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①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册三，页554。

②参阅《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7，页217。

③闽海关副税务司贾稚格给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6。

④《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页73，页254。

⑤《福州马尾港图志》，页243。

八、不平静的马江

马江之战，从开战到清朝福建海军丧失反抗能力，江面上的战斗只有30分钟，^①福建海军就全军覆没。有的水兵在船沉落水后，还受到法舰机枪的凶残扫射。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闽江水。江面漂满尸体。^②

法国侵略舰队在轰沉福建海军舰队的的所有军舰后，也击沉中方泊在马江配合作战的其他船只。马江江面浓烟弥漫。在水面上的战斗结束后，炮声一时停了下来。但是，马江没有就此而平静。马江在怒吼，在呼号！有志气的中国人都不忍目睹这一惨景，都想一报此仇，一雪此耻。岸上的防兵除了一部分逃离外，仍有一部分坚守战斗岗位。炮台在浓烟散后重新开火。罗星山炮台猛烈地向江面发炮；马限山炮台三尊克虏伯大炮也在不停地对准“伏尔他”号射击。炮弹在它周围如雨点似落下，使该舰数人被击毙，多人受伤。孤拔的副官赖威尔(Ravel)也受了伤。为了摧毁岸上炮台，法舰开始向岸上炮轰。经过一个多小时，岸上大炮才没有了动静。

当天晚上，孤拔舰队在马江很不得安宁。一个参与作战的法国人写道：“黑夜来临了，有新的危险威胁我们。中国

^①此经过时间，也有说一小时多或二小时、三小时的等。笔者经辨证，认为是半小时。见附录一。

^②据传，尸体漂流至马江下游金刚腿处则不再往下流，因这里是海水和江水的分界线。

人向我们送来一连串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火攻船。在黑暗中，这些点着火的船，慢慢地顺水漂流，实在是一个动人的和瑰伟的场面。所有的战舰都把时间用在交换碇泊的地点，避开这些浮游的巨大火盆的过路。”^①当时，张佩纶、何如璋等都逃离现场，所以这些火攻船都不可能是他们组织的，而是水兵、马江岸上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反击的。

尚干乡民林狮狮带领十几名乡勇，驾着一只盐船，乘夜偷袭法旗舰“伏尔他”号，炮击该舰上舱，舱毁，打伤孤拔手臂。盐船也被法舰炮击炸毁。林狮狮等壮烈牺牲。^②

第二天，8月24日，法军本拟登陆占领船政局，因兵员少（不过六百人），惧怕敌不过岸上数千步兵；又听人传说，船厂内埋了地雷，所以放弃登陆，采取炮轰行动破坏船政局。法舰的炮击声整整响了一下午。船厂内出现了五次剧烈爆炸。这一天，法军的武装小艇还在马江四处搜寻，破坏江面的所有中国帆船和舢板，来保证他们的晚上安全，消除昨夜的恐惧。他们遇到船立即开火，并加以毁灭。停泊在马江上游大约四里地点避难的海关浮趸“闽号”，亦被放火燃烧，并用手雷轰碎。然而，马江人民没有因此畏缩和罢休。次日（25日）凌晨四点，仍然有两只水雷小艇出现，冲向法舰，被发现后击沉。

8月25日，法舰杜居土路因号和凯旋号的陆战队在一阵炮火的掩护下，从罗星山登陆。岸上已没有清兵，法军抢走了三尊克虏伯大炮。

这天中午12时40分，法国侵略舰队撤离马江。^③

①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册三，页556。

②《福州马尾港图志》，页352。

③参阅闽海关副税务司贾雅格报告，见《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册三。

九、闽安、长门抗敌

法军撤离马江后，驶向下游，遇上两岸的炮台，即行炮轰。他们从上游向处在下游位置的岸上炮台轰击。岸炮因是定向的，炮口对着下游江面，所以，对来自上游方向的轰击无可奈何，无反击之力。

8月25日下午，法舰驶至大屿附近抛泊。在这里炮轰闽安锁门尖端的炮台，各炮台无法回击。这里的炮台在这天上午曾反击了从正面来犯的一艘法舰——拉加厘松尼埃号。这是刚从闽江口驶进的法国舰队最强大的一艘铁甲舰。它想加入摧毁岸上炮台的行列。当它来到离炮台二英里半地点时，猖狂地向炮台放了一阵排炮。炮台上的大炮立即回敬。对打了一阵，炮台上的大炮终于有两发炮弹连续命中敌舰，迫使该舰掉头逃窜，驶出闽江口原泊地。该舰因受重创，后来驶往香港修理。

8月26日，法舰继续从背面轰击闽安炮台。最后登陆摧毁炮台工事，用绵火药炸坏了大炮。南岸象屿炮台也被轰毁。

有一队法国兵在闽安上陆后骚扰闽安镇。镇上清兵都跑光了。老百姓在法兵上岸前也躲避到后山两处土寨里。法兵上岸后，进行肆意抢劫，并放火烧了房子。有一村民叫陈明良，他没有躲避，手持大刀冲上去与法国兵拼命，挥刀怒砍

“法国佬”。被法兵抓住，杀死在镇上三叉街口的一个石狮旁。

土寨里的老百姓在远处看到法国兵在烧房子、杀人，很气愤，大家拿起扁担、锄头做武器，开了寨门，呼喊着重从山上冲下来。法国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坏了，慌忙溜回船上逃跑。^①

8月27日，法国舰队开到瑄头。杜规特宁号由一艘汽艇导引，单独驶向长门，从背面向炮台轰击了一个小时。之后，由另一艘法舰继续炮轰炮台。在法舰的大炮打响之前，驻防在山上的清兵用步枪朝江面的法舰射击，“曾给法国人以相当的困扰”。这一天，法军死亡军官一名、士兵三名，另有几名受伤。在这里，早在8月23日马江开战的同时，法方停在瑄头的两艘军舰就已向岸上发炮，并企图登岸，控制出海口，受到穆图善督率的防军伏击，未能得逞。

8月28日，法舰特隆方号和杜规特宁号天一亮就开驶到金牌附近，与两岸的炮台交战。法方以强烈火力对着炮台。长门炮台的守军在穆图善的督率下，进行了顽强抗击。后来，法舰伏尔他号和豺狼号也加入炮轰炮台行动。他们的炮击一直持续到黄昏，但未能达到完全摧毁炮台的目的。^②

在长门，法军企图组织登陆，破坏炮台，受到清军阻

①据笔者实地调查材料。

②据记载（李世甲《“缺嘴将军”》，见《清末海军史料》）和笔者实地调查口碑材料，伏尔他号在长门炮台正面向炮台发炮，一发炮弹将炮台上一门大炮的炮管打了一个缺口，震动之下，将装在大炮内的炮弹引发打了出去，刚好落在孤拔座舰伏尔他号上，将孤拔打死。事后，清朝廷将这门大炮封为“缺嘴将军”。这是孤拔死的一说。谢觉哉诗句“歼酋沉舰闽江口”，即指此传闻。但此传闻不足凭信。有的说，孤拔在攻打浙江镇海时受重伤死亡，后葬于澎湖岛。此说较可信。

击，没有得逞。

8月29日，法舰特隆方号和杜规特宁号，在豺狼号的配合下，驶至近岸处，炮轰金牌炮台，遭到驻炮台游击杨金宝率部抗击。至下午三时，炮台被摧毁。此后，法舰全队驶出闽江口。

从8月25日至29日，法舰用4天时间破坏从马江至闽江口两岸炮台。各炮台守军虽也不乏逃跑现象，但多少还进行了反击，尤其是长门炮台。只可惜因炮口定向的缘故，未能发挥火力。

十、不应有的结局

在马江战役中，福建海军11艘船，除了伏波、艺新两艘逃离战斗在马江上游林浦一带搁浅下沉外，^①其余9艘全被轰毁击沉，还被击沉旧师船13艘，商船19艘，鱼雷艇多艘，以及一些有武装的划船。将士死伤700多人。其中牺牲管驾5人（高腾云、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这5人中有4个是福州人（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②水兵中也多为福州及马尾本地人。

这一战，法国侵略舰队在马江只有“6人毙命，27人受伤。战规则一处严重的损害亦没有”。^③

法国侵略舰队还在消灭了福建海军之后，用半天时间炮轰了福建船政局，使船政局厂房、设备受到很大摧残。“其各厂为敌击伤者，砌砖之厂，以合拢厂、画楼为最，水缸厂次之，炮厂、轮机厂又次之，铸铁厂为最轻。架木之厂，以

^①伏波号于开战后，中炮先退，驶往马江上游搁浅。管驾吕文经被张佩纶杖责四十后革职。艺新号于开战后，发炮击敌，被伤退往马江上游搁浅。张佩纶念该船船小炮弱，“力战得脱”，管驾林承谟又系福州人。福州人中有4位管驾死难，所以不忍加罪，免其置议。（见《中法战争》册四，页357—358）

^②参阅《中法战争文学集》，页366，页421，《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6—27，页218。死难将士姓名见附录二。

^③《中法战争》册三，页557。

拉铁厂为最，广储所、砖灰厂次之，船亭栈房又次之，模厂为最轻。船槽陡出江干，受炮最烈。新制第五号铁肋船身将次下水，被敌炮击穿九十余孔。至学堂、匠房等处，虽受炮较轻，而器具书籍亦有残缺。各厂机器，则轮机、水缸等厂微有损坏，……”。^①罗星塔岸上三门克虏伯大炮被抢走。此外，从8月25日至29日，法国侵略舰队撤离闽江口之前，先后将马江到出海口的沿江炮台——闽安南、北岸炮台、金牌炮台全部用炮火摧毁，仅长门炮台由于守军的反击，得以保存。

何以致此惨败的结局呢？

是地理形势不利吗？不是。从闽江口到马尾港，两山夹一江，处处炮台，“层层锁钥”，素称天险。闽安一带，南北岸两山相距不及百丈，长门、金牌对峙，“中流一束，两崖相距皆不越一百二十丈。”闽江口地形更为复杂，暗礁“回环交互”，一切过往船只，“非用海户渔船引水不能自达于马江。”^②1867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在奏报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自五虎门而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窟头、亭头、闽安，皆形势之区，而金牌为最要。自闽安而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皆形势之区，而罗星塔为最要。马尾地隶闽县，踞罗星塔之上流，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当候潮盛涨，海门以上岛屿皆浮，潮归而后洲渚礁沙紫回毕露，所以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③张佩纶莅闽后，

^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416。有的论著说船政局被“摧毁”，不确。

^②《中法战争》册六，页321。

^③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388—389。

也曾交口赞叹：“闽实天险，……严备断不能入。”^①可见地理形势之险要。

是军事实力弱吗？从战舰、兵员的数量看，法方战舰9艘、鱼雷艇2艘，共11艘；还有两艘在闽江口守住出入口。中方兵船九艘，运输船2艘，也是11艘。法将兵共1,830人，清将兵共1,190人。双方略有差距。中方还有13条旧师船（红单船）和一些有武装的划船，以及鱼雷艇。如再加上这些，数量总和则超过法方。从战舰的质量看，有较大差距，优劣悬殊。法方9艘全是装甲舰（铁壳），共有炮77门，另有每分钟可以发射炮弹60发的“霍气开司”机关枪；中方全为旧式木壳轮船，共有炮45门，有两艘运输船无装炮，^②而且全无机枪。中方显然处于劣势。从兵将的军事素质看，已发生的战斗事实表明，福建海军的英勇是毫不比法方逊色的。但是，福建海军将领多为船政学堂毕业不久或尚在学的学生，实战阅历不如法方将领。

总之，军事力量上各有短长。中方战舰及武器装备虽然不及法方“精坚”，但却有数量上的优势和有利的地理形势，熟悉水道，并有罗星塔及船厂周围陆上炮台作为后盾；有从马江到出海口两岸炮台的钳制；有马江两岸人民群众的声援，等等。加上敌从远道而来，物资补给难继，总体优势仍是属于中方而不属于法方。清方如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可以稳操胜券的。然而，事实却是败局，这完全是妥协被动指挥造成的恶果，是不应有的结局。正如给事中万培因在奏折中所指出：“论者鉴于马江之败，或谓我舟实非彼

^①《中法战争》册四，页399。

^②张佩纶把这两艘无炮船摆在马江，拟在战时用此去撞击法船。想得天真，但没办到。

敌。不知是役也，敌人先发，我未起碇；且我萃港内，敌人乘潮而进，故彼转掉裕如，我舟悉为炮的，非真不能敌也。”^① 法舰在台湾淡水、浙江镇海的侵犯均被击退，足够说明只要严防固守，措置得当，坚决反击，是可以击败法舰的。

要是不任凭法舰违例多船入口，法国侵略者就无机可乘。事后有位疆臣说得对：“去岁法船肆扰，深入口内，已犯兵家之忌，不过行险徼幸，赚入长门，地方官以中外尚未失和，不早封口，误坠其术。使能扼之于海门以外，何至受其所欺？”^② 一位在马江观战的外国人写道：“法舰坚甲利兵，固震乎超绝华军。然此客彼主，其劳逸又无俟多言。若华军预将水雷沉于江口以为防御之资，则法舰虽强，又岂能易入哉？惜乎，华军无人，致拱手以待敌人之制，是虽有坚甲利器，亦无所用之地也。”^③

要是封疆大吏能够增强战备观念，随时提防，战舰并非聚泊一处，接战书立即传令起锚，做好战斗准备，福胜、建胜号的船头大炮以及“百二十号”水雷能及时发挥作用，那么，“法国人这一天战争的代价将是远为严重的。”^④

要是能充分发挥马江岸上炮台的后盾作用，积极组织早已群情激愤的马江两岸人民抗战，那么，法国侵略舰队就是在吃掉福建海军之后也不是好过的。

要是塞江挡住法舰退路，利用险要地形，南北洋援军合

①《给事中万培因奏折》，光绪十年九月初二日，见《中法战争》册五，页598。

②《洋务运动》册五，页322。

③(美)罗崧·高文《马江观战记》，见《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12月版，页141。

④《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8。

围，封锁海口，那么，法舰就是插翅也难飞出马江，打不掉也将把它拖垮、困死。法舰在撤离闽江口时，“粮煤子药均将竭”。^①处境十分不利。法舰退凶后，终不敢在马江多停留或据地为质，“实惧海口之险，南北洋援军之将合围耳。”^②“闽省海口重山迭嶂，波流纡折，若两岸炮台得力，水陆控制得地，敌舰断难飞越。”^③

然而，张佩纶、何如璋、何璟、张兆栋等封疆大吏着着蒙昧，步步失误，乃至一败涂地。船政大臣裴荫森对此很有感慨。他是在马江战后就任船政大臣的。马江战后第二年，他在奏报中写道：“有风涛潮汐以为天险，有砂礁扼塞以为地险，桑土绸缪，尤须人谋阨险，以预为之备。若恃其自然之险要，而贸贸焉苟且目前，侥幸无事，彼鸱张狼顾者方伏伺于床榻几席之前，斯开门揖盗之势成，而有险与无险者等矣。是以国家不患无天地之险，而患无人险”。^④马江败事，正是有“天险”，而无“人险”所致。

当然，马江败事还有别的因素。如扬武号发出的炮弹虽击中敌舰却有不炸的，经洋人剖视，发现有炭无药；^⑤福建海军的战舰质量差，不仅是木壳的，而且轮机是立式的。法国工匠在教造船时，还故意把机舱和火药舱连在一起等。^⑥结果使福建海军舰船攻击力和防御性能都很差，经不起炮击。加上法舰拥有新式机关枪、机关炮，不仅使中方军舰舰面操作人员大量被杀伤，且使火攻船及其他攻击船很难靠近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23。

②《洋务运动》册五，页322。

③《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六十七，页七。

④《中法战争》册六，页320。

⑤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谕，《中法战争》册六，页10。

⑥《中法战争》册六，页215。

它。这些对战斗都很不利。但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妥协被动的错误指挥。

谢觉哉同志在1961年2月游览闽江口时曾写下这样的诗篇：“歼首沉舰闽江口，将士英雄吏未醒；我欲登临问遗迹，微风细雨到罗星。”“将士英雄吏未醒”，这无疑是对马江败事的科学总结。

十一、马江头的国耻

马江之败，神州同愤。清朝廷也被激怒，终于下定决心，于马江开战后三天即8月26日（七月初六日）向法国宣战。“上谕”中说：“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不得已而用兵。”^①清朝宣战后，法国侵略舰队的侵略行动就不那么得手。9月中旬，法舰再次进犯台湾，强占基隆。10月又攻淡水，受到刘铭传督率军民的奋勇抗击，侵略阴谋未能得逞。

1885年3月，法舰转攻浙江镇海海口，遭镇海军民击退。孤拔受重伤，最后死在澎湖岛上。在中越边境上，冯子材率部向侵占镇南关的法军发起反攻，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说明对法宣战是符合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战愿望的。中国人民是可以把侵略者打败的。关键在于指挥是否正确。

马江之战，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又一次惨重失败，“丧师未有若此之甚者”。^②而最为耻辱的是，福建海军是在内港中被敌舰歼灭的。徒有闽江天险、层层屏障，而任法军舰队横冲直撞、自如进出马江！多少能人志士感叹，多少文人诗客愤怀。马江之战，给中国人民以莫大的刺激。战后，有众多的以马江败事为题材的戏曲、小说和诗歌。^③从

①《中法战争》册五，页518。

②《中法战争文学集》，页23。

③见《中法战争文学集》。

这些戏曲、小说、诗歌中，可以看出，人们没有忘记马江败事。兹录部分诗句于下：

戴启文《招隐山房诗集·马江战》：

马江地扼闽疆口，特简重臣资镇守。
运筹帷幄烛先几，岂容失著居人后？
敌船入，陈云集，战书来，星火急。
将士动色走相告，欲请请朝已无及。
彼军突起环而攻，炮火轰击雷霆冲；
地崩山摧战士死，楼船化作飞灰红。
事机已坐失，束手更无策；
走向鼓山头，惊魂归不得。
吁嗟乎！平时未习孙吴书，书生安可恃兵符？
大言欺人实无补，随陆应羞不能武。

许奎《丛桂山房新乐府·马尾江》：

无谿野老吞声哭，冬日愁过马江曲。
一军猿鹤与沙虫，水族蛟龙俱荼毒。
无人薄我失机宜，张侯安足持世局？
同时应策尽书生，大敌猝惊空瑟缩。
兵家易言古所忌，韬略不娴奚约束！

.....

涛头厉鬼作忠魂，一湾江水生春绿。

郑观应《罗浮侍鹤山人诗草》：

.....

马江敌舰困英雄，且避行行御史驄。
未敢鼓轮冲浪碧，突闻飞炮展旗红。

三军指顾沉波国，甘载经营付海官。
纸上谈兵原易事，漫誇抵掌吐长虹。

杨蕴辉《吟香室诗草·甲申仲秋感事》：

.....

纵横纸上谈兵易，镇定临危授命难。
国耻未湔民怨起，彭田小住且偷安。
驱羊饲虎计何穷？下策生怜一例同。
既已积薪思厝火，缘何临敌尚催工。
粉身士卒空殉国，捷足官军待叙功。
切齿不堪鼙鼓恨，尸浮马渎水流红。

采樵山人《榕垣童谣》：

大清气运未曾倾，闽省缘何出佞臣？
船政有心私法国，制台素性爱夷人。
贪心巡抚图自己，舍命将军感鬼神。
可笑钦差无用辈，空悬圣诏误朝廷。

李光汉《后海疆六首·战福州》：

闽峤古岩疆， 滨海诚天险。
夫何铁甲浮， 草木皆血染？
无乃持节臣， 重寄殊叨忝。
至今马江头， 黄口知国玷。①

以上诗歌都流露了作者对马江败事的感慨，对疆吏无能的谴责，对国耻的不忘等浓烈之情怀。

①所录诗歌均见《中法战争文学集》。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85年1月30日），尚未被撤职的会办大臣兼船政大臣张佩纶奏请建立“昭忠祠”，以表彰英烈，策励后人。他在奏折中写道：“马江建有水师学堂，为船政储才之所，如蒙表彰往烈，策励后来，既动其复仇洒耻之心，亦定其重义忘身之志，实于海军风气稍有关系。”^①后来，经清政府批准，由船政局拨款，于马限山下死难将士埋骨处建立了“昭忠祠”。于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落成。祠中“中堂祀栗主十有二，曰总兵衔、平海营参将高腾云，曰都司衔、五品军功陈英，皆以鏖战最力，特旨追赠者；曰参将衔、都司吕翰；曰都司衔、千总许寿山、叶琛、梁梓芳；曰蓝翎都司蔡接、蔡福安；曰蓝翎守备张启贤；曰守备衔、千总李来生；守备衔、五品军功林森林；曰闽安千总陈猛，皆奋勇致身，部议优恤者。东西配飨各二十有四人，皆船中弁目，而练童、医生、差弁附焉。而虎祀阵亡兵士七百三十有六人。虽辉庖贱役，苟能以死报国，亦得附名于其次，凡以励忠也。”^②

1984年，中央和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相继拨款，由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昭忠祠进行重修，并辟为该战役纪念馆，于是年8月23日马江战役10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马尾一区，既是福建重要的造船基地、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又是游览胜地。巍巍罗星塔，历经风风雨雨，更显得雄姿勃勃、威镇马江。中国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时代已随着滔滔闽江水，一去不复回。然而，这段惨痛的历史，中国人民应该永志不忘。

^①《中法战争》册六，页268。

^②裴荫森《特建马江昭忠祠碑》，见《福州马尾港图志》，页275。

1961年2月，朱德在游览马江时，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四面青山绕福州，闽江三歧终合流；老小同舟欢共济，谆谆细语话家仇。”^①这“家仇”，既有当年法军在马江发难的“家仇”，又有后来日寇入侵马尾的“家仇”。

是啊，当人们登上罗星塔一览马江风光胜景时，无不想起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那屈辱的一幕，更不会忘却这里的人民为了驱赶虎豹豺狼所流淌的鲜血。

1988年8月23日中法马江战役
104周年纪念日写毕
1990年春定稿

^①见《朱德诗选》。

附录一

中法马江战役江面战斗时间考

发生在1884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三）的中法马江战役，是在清朝福建海军军港——福州马尾港的马江江面上打响的。它是法国侵略者蓄意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战役，在李鸿章、张佩纶、何如璋、何璟等妥协被动的指挥下，福建海军“船尽士燬”，全军覆没，败得很惨。

那么，这次战役，江面上的战斗究竟打了多久？在现行的教科书或论著中，有说“一个多小时”的，也有说“三十分种”的，还有的说“在很短的时间内”，等等，颇显歧异。在史料记载中，有称7分钟、30分钟、1小时、2小时，甚至3小时、4小时的，等等，更是数说不一。因此，有必要弄清这个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对此次战役前因后果的更深刻认识。

考察有关资料，谈到马江战役江面作战经过时间的，大概有如下一些记载：

（一）张佩纶等的报告。马江战役之后两天（七月初五日），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在致总理衙门的电稿中报告说：“我守久兵疲，船小援绝，拒战两时久，坏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而我大轮一，小轮五，商船战船均坏，……”。^①张佩纶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也说：“各船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册四，页405。以下简称《中法战争》。重点号引者加，下同。

军士，用少致死，犹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①闽浙总督何璟等电称：“水陆将士誓死抵御，鏖战两时久”。^②船政大臣何如璋于战后也报告说：“……彼此互攻，约半时之久，扬武已被击沉，福星随坏，……福胜建胜两船往来冲突，力战逾时，一被击沉，一被焚毁。……”^③

(二) 各种著述。如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记载马江死难诸将说：福星号与敌船相持“至一时许”。^④郑丙炎《福州马江战事大略情形》称：“下午一点钟时，……彼船舞旗毕，燃号炮一声，众炮齐轰矣。……将夕，……我船之炮声亦停。……”^⑤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云：“……福星管驾陈英，……敌见其前进，亦以三大舰环攻之。唯我舰炮手转捩甚灵，开炮亦捷，酣战三小时之久，舰中机损人亡，均不暇顾，向敌帅舰猛击。……”^⑥李鸿章寄总理衙门电称：“法舰带有鱼雷艇，较寻常水雷尤猛，其毁闽船不过数刻，……”^⑦胡传钊《盾墨留芬》中记何璟“福州来电”称：“初三发开战照会送省，亟电会办，信到炮发，战四时久，我船全毁，厂半焚。”^⑧同书记香港洋报称：“法人攻击罗星塔，阅三点钟久”，“开仗两点钟之久”。^⑨

(三) 外人记述。罗亚尔《中法海战》称：“……两点

①《中法战争》册五，页525。

②同上，页512。

③阿英编：《近代外祸史》，页116—117。

④《中法战争》册三，页117。

⑤同上，页122，页124。

⑥《中法战争》册三，页133。

⑦《中法战争》册四，页194。

⑧《中法战争》册二，页552。

⑨同上，页560。

二十五分，已经过三十分的战斗，彼此的炮火差不多完全停了。”^① 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下午一点五十六分法国兵舰‘林克斯号(Lynx)’首先发炮，中国兵舰‘振威号’立即还击。在一分钟内，中国旗舰‘扬武号’被鱼雷炸沉，这场战斗实际上在七分钟内就结束了。在一小时之内，中国船只就一只跟着一只地在作战地点的上游或下游，不是沉没在停泊的地方，就是起着火，没有办法的随着潮水漂荡而下沉。”^② 闽海关副税务司贾雅格给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中也说：“在开火以后七分钟，每一只中国军舰都差不多已不能作战了”。^③

上述各种不同的记载，究竟哪一种说法较真实可信呢？笔者认为，罗亚尔在《中法海战》中记载的“三十分钟的战斗”是较可信的。

张佩纶、何如璋虽然是马江战役的当事人，但是，这两位封疆大吏、前线指挥官在战斗一打响就逃之夭夭，直到战斗结束后几天才回马尾。何璟又是驻在福州城里，不在战斗现场。因此，他们对整个战斗过程，包括打了多长时间，自然不可能准确地掌握。何璟的说法显然是得之张佩纶的。更难于令人置信的是，张佩纶、何如璋在战斗结束后给朝廷的报告，不是前后矛盾，就是尽量饰词捏报，推卸罪责，装扮自己。如张佩纶在七月初五日给总理衙门的电稿称：“初三午刻，法领事照称，明日开战”。在七月十三日同将军、督抚四衔会奏中则称：“七月初三日午刻，臣璟接法领事白藻泰

①《中法战争》册三，页553。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396。

③《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17。

照称本日开战”。①前个电稿是他单独发的，显然是想以法方提前开战，“猝攻我船”来掩饰他的玩忽职守。又如，张在七月初十日致总署的电稿称：“马尾、彭田同是中岐山，纶驻彭田，在马尾高处，船厂在山下，……并未退三十里之鼓山。”②这分明是想以缩短彭田与马尾的距离来为他的临阵脱逃、藏匿彭田辩解，想把自己装扮成是在“马尾高处”“督战”的模样。这一战，法国侵略舰队的战舰毫无损失，张佩纶却捏报战绩说：“坏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③何如璋在奏报中也虚报战果说：“法船亦被我击坏，其立沉大小船各一艘”。并大言不惭地声称：“臣目击各船战没”。④想以此表白他是现场指挥者，没有逃离职守，并取得了战果。这些，当然只能一时欺蒙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欺骗不了福建乡土人民。“玩寇”内幕很快被戳穿。张佩纶、何如璋把福建海军的战斗过程拉长，是有意在虚报他们的“指挥”“成绩”的。所以，“拒战两时久”、“力战逾时”等是不可信的。

福建海军的福星号是一艘只有80匹马力、500多吨排水量的小炮艇。临战前，是福建船政局后学堂的驾驶教练船。开战后，在管驾陈英的指挥下，虽然作了顽强的抵抗，但还是很快就为法舰鱼雷击中而沉没。所谓相持“一时许”、“酣战三小时之久”，显然是言过其实的。

当时，福建海军在妥协、被动的指挥下，毫无实战准备。“没有一个中国官吏能够在8月19日以前，认识到自己

①《中法战争》册四，页405，页351。

②同上，页406。

③同上，页405。

④阿英编《近世外祸史》，页117。

的国家已处在战争的边缘”。①马江江面虽然聚泊了11艘轮船，却只是作为“虚张声势以恐赫法人”的摆设。②几位封疆大吏不准福建海军无令私自起锚，不准先发炮，把希望寄托在和谈上。连水雷都不知放在何处，“战时无一发者”。③而法国侵略者在开战前一天，就已无视国际公法，在一个接待它的国家的港口内作了开战布置，定好了攻击目标。“所有的法国的战船都显露着一致的战斗姿态。”④“法着着布置，而我着着茫昧也”。⑤当法国侵略者发出第一排炮时，福建海军各舰都尚未起锚。况且，正值退潮，清方11艘船有8艘船尾对着法方各舰船头，无法发挥船头巨炮的作用。福建海军是处在十分不利被动的情况下匆促应战的。在这种情况下，优劣处境悬殊，双方相持的时间不可能太长。再者，当时，清方各舰都是木壳船，中法双方战舰相距仅数百公尺，这就使法方有预谋有准备的攻击命中率大大提高。在法方的第一排炮火和水雷的轰击下，福建海军首先是旗舰扬武号就受了“致命的伤”，经不住法方再次的炮火，“一分钟”之内就沉没了。其他各舰的处境几乎差不了多少。尤其是法方“霍乞开司”机关枪，在短距离内更发挥了它的凶猛火力，使清方人员大量伤亡。“我军为所乘，唯福星轮船管驾陈英力战，余皆不及施炮。”⑥所以，这一场战斗，虽然福建海军不无坚强的抵抗，但毕竟难于挽回迅速覆没的悲惨结局。因此，据情酌理，“三十分钟”的战斗，应是较可信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26。

②欧阳显著《见闻琐录后集》，卷二，页6下。

③同上，页5上。

④《中法战争》册三，页547。

⑤欧阳显著《见闻琐录后集》卷二，页5上。

⑥陈玉澍《法兰西据越南记》，见《中法战争文学集》，页271。

的。这一记载的作者罗亚尔当年任法国侵略舰队 凯旋号 上尉，是亲身参加侵略马江的一分子。他的记述，除了夸耀他们的无耻侵略行为外，这一战斗经历时间的记载应是真实的情况。

当时的《申报》也报道说：“中法交战只半点钟之久”。报道中特别说明，这一情况是采访一位亲历战斗的福建海军船员提供的。这位船员是扬武号船上“司机器人”，扬武船焚时，他跳入水中，泅水到怡和洋行大沽轮船上，后被载到上海治伤。这一清方战斗人员的报告，是十分珍贵的佐证。^①李鸿章说的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也表明了类似情况。由此可见，“三十分钟”说是如实可信的。其余记载，如从下午一点，战到“将夕”、“战四时久”、“阅三点钟久”、“开仗两点钟之久”云云，显然都是虚构或传闻失实的。

结论：中法马江战役江面上战斗只打了30分钟，福建海军就全军覆没。这一悲惨结局，既是法国侵略者的罪恶，又是清朝政府软弱妥协政策的恶果。

^①详述：《福州战事》，1884年8月27日《申报》。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页121。

附录二

中法马江战役死难将士姓名录

“飞云”督带总兵衔准补广东平海营参将高腾云

“福胜”、“建胜”督带蓝翎参将衔补用游击尽先都司

吕翰

“福星”管驾都司衔五品军功陈英

“振威”管驾都司衔留闽尽先守备许寿山

“福胜”管驾都司衔留闽补用守备尽先千总叶琛

“建胜”管驾都司衔五品军功林森林

“扬武”兵船副管驾花翎都司衔升用守备尽先千总梁梓

芳

平海左营三号师船管驾蓝翎留闽尽先补用都司蔡福安

平海左营一号师船管驾蓝翎尽先补用都司蔡接

平海左营四号师船管驾蓝翎尽先补用守备张启

镇海右营渔船管驾闽浙督标守备衔尽先千总李来生

闽四师船管驾闽安左营千总陈猛

“建威”大副六品军功陈善元

“飞云”大副六品军功尽先拔补外委谢润德

“建胜”大副六品军功补用把总丁兆中

“振威”大副六品军功梁祖勋

“扬武”二副五品军功林鹏

“福星”二副六品军功张春

“振威”二副六品军功邝咏钟

“飞云” 正管轮五品军功潘锡基
“振威” 正管轮都司衔水师提标尽先守备林维三
“福胜” 正管轮七品军功任三穆
“建胜” 正管轮五品军功陆崇业
“福星” 副管轮五品军功补用把总尽先外委陈士秀
“福胜” 副管轮七品军功戴庆涛
“建胜” 副管轮六品军功从九职衔郑守三
“扬武” 三管轮七品军功庞廷楨
“振威” 三副五品军功邱芳泉
“济安” 医生吴进堵
“建胜” 学习管轮学生陈锦超
“济安” 管炮六品军功梁琛

宁船三号队长黄得才

宁船三号队长黄有福

宁船三号队目王益年

平海左营一号师船司事五品蓝翎候选州吏目林荣光

平海左营二号师船司事五品军功尽先外委广东平连学武

生胡定魁

平海左营四号师船司事尽先都司倪竹虚

宁船三号总头目长乐学武生郑景涛

“扬武” 正管队五品军功郑葆辰

“扬武” 副管队蓝翎闽浙督标水师尽先补用守备郭玉麟

“扬武” 管炮正头目六品军功张涌泉

“扬武” 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杨兆楠

“扬武” 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扬武” 留美回国练生七品军功黄季良

“飞云” 三管轮五品军功马应波

- “福星” 三副五品军功王涟
- “福星” 三管轮六品军功陈常筹
- “福星” 管炮六品军功陈维杰
- “福胜” 大副五品军功翁守正（原名守恭）
- “建胜” 管炮六品军功江鸿珍
- “扬武” 水手正头目余怀
- “扬武” 水手副头目杨保
- “飞云” 水手头目六品军功刘就
- “福星” 水手头目王良庆
- “福胜” 水手头目杨昌胜
- “福胜” 升火头目任阿焕
- “建胜” 升火头目郑德春

福靖老后营差弁花翎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胡毓翼

看管坞口差弁世袭云骑尉候选守备陈俊

“建胜” 炮船升火从九职衔李绍芬

“扬武” 水手副头目杨宝

“扬武” 练生梁绍广

平海左营一号师船炮手五品军功从九职衔蔡五坝

平海左营一号炮手六品军功张林

平海左营一号炮手尽先把总殷明恒

“扬武”：

管水缸林奇山；管水汽表陈仁图；号手吴进福；鼓手黄扶；舵工邱济、陈裘、陈三、陈承、欧模、孟长雅；水手洪来、林鼎、林傅、朱必、洪集、吴聘、陈胜、林金钊、翁从、黄化、李灿、林实、林魁、黄安、庞翰、吴百达、郭灶、何洪宽、林长安、邱永丰、徐发、洪同；炮勇周世源、张祝、谢恒升。

“济安”：

管水汽表李顺升；号手周凤翔；鼓手杨豹；舵工陈全、周容根；水手魏成灿、孟长振、陈春淦、许坚、王贞、陈朝、冯福培、庄顺、李炳、梁基、何显、萧正、黄世、卓庆、黄就、吴立、何世弟、李礼、张洪、吴哨；炮勇陈九如、严允、沈砵、陈蒂、黄菜、陈章、李日、李夔、李愚、吴波、薛游、刘大、吴玉、黄鸟、梁祖同、陈床、林堆、黄别、吴永华、郑有、许兴、陈云章、刘清、欧文彬、梁同、梁安、陈关明、何国华、卢三焯、龚秉衡、黄生、文福庆、林有、郭彬、麦祈、江朝志、冯明清、林安、林平、江福；升火杨松柏。

“福星”：

管水汽表彭容富；号手林榆、吴安南；鼓手林呈光；舵工杨国安、翁有华、张如委；水手欧发贵、黄章、欧合美、欧合明、阮猷睦、王大发、郑在旺、陈用恭、郑金球、翁合渐、江论冬、连贵、张天才、杨连年、吴玉安、龚寿、林福成、王得标、卞蓝鱼；炮勇郑枝元、苏玉、王春旺、陈孝弟、吴学成、郑永太、任朗、任国礼、王木霖、张天福、林升发、郭升扬、张新月、林邦玉、王仁齐、郑金略、董阿标、李德、高天瑞、邓制诚、刘绩、王天良、高定机、杨绍年；升火李泉、任利发、董连升、唐忠、林得才、裘得胜、严仪侯、陈常利、林宝。

“振威”：

管油陈兆新；管水汽表郭子廉；鼓手林春涛；舵工郑仁律、杨合平、卞兰如；水手张天禄、张得利、李波、江一鹏、欧天寿、欧万美、林良得、吴得胜、陈钟祺、卢高标、林成禹、洪益瑞、侯钟淇、萨福星、张吉景、欧一鉴；炮勇林有

福、钱以通、严文法、陈恒祥、梁其扬、郑济通、林以宝、吴瑞发、杨国兴、潘其英、许定胜、任胜标、欧绥智；水勇林红其、林木、潘声庸、曾伍、张玉成、王春钿、任如仁、林云悌、陈阿太；升火陈汝安、倪一顺、黄胜友、林睦华、林春兴；木匠陈以扬。

“福胜”：

舵工林玉庐；水手陈双喜、林振新、郑兴、唐顺金、林景、王才利、郑福、薛心思、任成材、任秋、任玉龙、陈胜基、郑家和；升火曾文辉、王竹卿、叶志麟、陈慎水、陈心良。

“建胜”：

舵工翁长吉；水手林天才、戴本道、刘锦江、郑凤岐、吴得胜、杨细弟、江大任、郑桂芳、郑庄、江大训、陈焯、陈宽、王庆兰、陈恺、陈锦章、王利夏。

“扬武”：

水手张举、何汉、张绍文、冯福平、李秩祥、林保升、余明、余振升、陈叶、张兴泉、杨泉、梁新；水勇林阿松、严连登、张禄、林鸿标、杨淡、孙梅、陈白、杨喜、唐瑞标、孙世长、孙双、张忠、侯平安、林金才、陈进隆、蔡德雄、任世德、杨平、陈捷西、陈占魁、梁亨承、林一枝、陈庆标、王孙兴、陈济惠、张量、林天豹、邵金利、严其韬、任得福、林登深、刘其济、林金同、林长有、卞有顺、王天金；升火黄水、区荣业、周玖、陈得贵、张森、陆逸、严良喜。

“飞云”：

管水气表吴介；水手林元、林贵、叶前、叶东、许贤、刘漠、刘添福、翁金培、洪霄、许楚元；炮勇许回清、仪来

焱、林崇勋、黄安、林养、许福水、洗珠、周池、周因、傅益宗、余荣标、刘赞廷、冯焕、姚得华、翁得升、薛细弟、吴其清、黄更新、薛道灼、邹得胜；升火林胜发、黄福胜、庚根、梁功珪、蔡和辉、裘得胜、廖鸿春、梁松。

“济安”管油周玉书。

“建胜”水手姚锡桢、张宝升、张微、陈木金、任阿题、林清英；升火陈家铨、郑捷光、邓建祥、任国柱、陈坤和、李绍芬。

“永保”舵工林裕；水手叶达、林亦水、林鲁、江亦辉、萧旺英。

“琛航”舵工黄祖培、黄金满；水手薛诗群、卢金、王天申、杨天赐、严贞祥、郭胜喜、蔡柏；炮勇薛干、霍义；木匠陈昌。

“伏波”舵工纪牙。

“扬武”报效勇丁严良善；厨夫周理、周细弟；跟丁林泉泉。

“飞云”差丁何航、林容。

“济安”厨夫吴清。

“福星”厨夫王利用、任细弟、郑依妹；理发匠陈嫩弟。

“振威”厨夫梁望望、林承贵、张猴弟、吴国定、周双旺；跟丁吴保定；理发匠陈春汉。

“福胜”厨夫任鼎鼎；跟丁陈嫩弟。

“建胜”水手郑昱；厨夫张细弟、郑国凤；跟丁陈喜、张升；理发匠陈春荣。

“琛航”厨夫姜细胜、林生；押江陈源、郑吉、黄得标、徐春华、徐官寿、李晓、卢锦标、万先卑、陈容华、陆事福、郑合、陈斌贵；船户程敏修；副舵陈贵、蔡忠；炮手

吴德彪、吴德康；添五品军功蔡性芬；五品军功外委勇丁萧
璽；五品军功外委李光华、卢孔炽、容通、容郁满、刘大
地、林升、涂浚廷、沈殿祥、陈元、吴义、刘爽、庄金麟、
陈和畅、陈瑚、林月镇、邱见、邱年、吴满、陈坤、陈道、
林振忠、林宾、许有魁、蔡慧珠、蔡亮、何以金、林月明；
船户张国勋；班手冯来；副舵卢好；炮手洪养、李华；六品
军功勇丁张容九、郭四、王改、林金胜、蔡德耀、郭细汉、
郭连登、庄宝庆、卢城、高天顺、潘贤郎。

霆庆前营凌万意、萧德云、洪得胜、黎七、王文保、黄
柏、陈标、金水、陈忠、王胜、陈为珠、郭连进、朱元臣、
陈芳、龚保湖、陈芳、李五、张吉。

四号师船张沾晃；班手张福喜；五品军功炮手蔡东发；
五品军功应起顺、何兴、梁得胜、黄成、黄灿、庄滩、郑冠
英、林技、杨乐、郭禧、何光淋、庄有得。

平海右营一二号师船雷殿球；副舵布聚；班手赵细；押
江林依孙；炮手谭九；水勇郑卓芬、邓澜胜、陈成贵、何东、
林允长、吴大标、余福。

三号师船船户古蓝芬；水勇吴龙标、徐顺彪、陈昭、陈
长留、郑远、林宝富、黄春发、吴进。

闽安左右营师船炮手魏胜标、林昌松；碇手田永隆；缭
手江升铨；舳板手郑成标、施朝顺。

得胜一号船正舵林春陞、陈再成。

福靖老新后营把总戴汉超、李云海、罗桂生、张维贵、
张大德、郭胜春、余金元、陈宝堂、姚爱之、陈海棠、严贞
祥、姚玉田、陈俊才、欧鹏飞、李海楼；花翎都司什长李俊
云；勇丁魏得清；炮队勇丁刘得朝、谢福华。

全福右营练兵林得亮、段少仪、江启厚；县丞戴伟、齐

从九、戴进思、莫维汉、莫廷晋、张成。

督水营捷字师船水勇刘拱星、王景福、方龙光、林观德、陈乌枣。

宁字三号勇丁陈清胜、朱江连、朱桂元、黄声木、朱火品、朱本标、李汉被、陈惠、陈金芦、游泳桂、陈永清、林金龙、郑宝国、邵雄武、陈新正、陈增福、吴康、吴则发、林道巧、陈成芬、陈同木、何如珍、黄仁春、赵炳天、陈宝泰、五先达、郑玉贵、李绍先、徐锦泰、吴福荣、吴宝蓉、范文炳、黄自申、程锦祥、郑身标、王天成、谢飞彪、王有金、黄有才、王金潭、陈文连、蔡得标、李得中、陈用兵、郑枚春、黄青标、朱联标、王玉熙、陈有贵、陈得胜、陈金金、江犬犬、金益寿。

商船出海洪由。

镇海左右营勇丁林祥经、林弟、陈备、黄连升、李宝春、王德春、郑得升、郑连升、吴天喜、朱信、柳信春、陈春福、刘春弟、许子春、李春发、黄永泉、潘福、林明包、蔡升、蔡炽、蔡子、王奎、朱合义、赵栋、李阿桂、曾抛、刘四、柯玉成、杨进、林捷为、朱科、朱兆准、李升、张正旺、李传彩、赵只海、林化、王金、林天送、李子兴、黄身标、王发兴、游木龙、赖得川、郑高升、郑凤章、王海元、朱嫩面、王吉水、林开春、程福星、李得春、林大高、杜奇、严中、任得、卢得泰、伍阿忠、曾玉琳、郑福标、吴玉蓉、陈国寿、张大有、何春、何宇、陈春贵、郭海、谢金松、吴皆标、王未泉、李金标、李连高、连得生、李凌云、蔡长琴、丁兴旺、蒋仁利。

镇海水师营谢朝福、王得升、叶大标、杨保年、林金鉴、吴学龄、潘魁。

潮普营什长许尚、杨顺、杨山、萧甲、陈进、李立、余启、赖发、方信福。

潮水军勇丁王福、陈松、蔡兴、陈德、陈铨、黄亨宝、王进、陈福标、黄春瑞、何经元、王人堪、陈阿元、陈得标、苏国芳、林友利、李玉坦、黄天送、郑胜春、陈世福、郑国全、许定方、林四四、林韩川、李发升、黄进得、吕宗庙、杨来成、林福春、林春、郭向、魏前、吴金胜、吴文林、邱进生、邱进世、吴朝进、邱进隆、杨文查、吴万隆、李庚、吴乞、杨得成、林尔泉、陈求、刘锦、林成高、林枚花、蔡日、柳火生、刘得升、林有祥、林文齐、傅如清、倪春芳、陈复春、倪天良、张阿木、黄房、陈东罗、倪阿来、陈得安、柯道、吕执、万和、秦游、庄顺、黄日升、陈旺亮、黄春元、李正兴、柯江水、李聚升、张歪、张叠、张班、张良泗、黄得调、陈蕙、翁华林、版筑所土匠汪齐金、汪齐善、鄢阿十；巡更严香；广储所长夫宋履冰。

（据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07至315页）

附录三

中法马江战役研究文章索引

(引录次序: 文章题目、作者、报刊名称、出版年、月、日或期数)

邓世昌习战马江 阿英 人民日报, 1961年1月11日

马江海战(福建人民反帝斗争史话) 兆寅等 福建日报, 1961年5月10日

尚干乡万人请战——马江海战的传说 林世芬 福建日报, 1961年5月21日

1884年的马江战役 万次夏 历史教学, 1964年第10期

马江风云——1884年福州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 施满玉 福建师大学报(哲社) 1978年第3期

《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不可信 俞政 江海学刊, 1982年第5期

“甲申马江海战烈士祠”应予修整 丁名楠等 人民日报, 1981年8月9日

马尾海战中的勇士——詹天佑 潘君祥 《人物》, 1982年第2期

悲壮激烈的中法马江战役 廖渊泉、黄天柱 《航海》, 1982年第3期

马尾海战中的英雄詹天佑 张敏 北京晚报, 1983年1月10日

罗星塔战役中的詹天佑 余宣 新民晚报, 1983年12月14

日

马江“家仇”（谈朱德《游闽江》诗的注） 郑剑顺 福州晚报，1983年11月22日

甲申马尾之役法国宣战史实辨误 郑师渠 福建论坛，1983年第3期

论张佩纶与马尾海战 郑师渠 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

爱国的清流党人张佩纶 余政 中学历史，1982年第4期

中法战争前的张佩纶 余政 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马江战役始末 余政 中学历史，1984年第1期

甲申海战中的闽江沿岸炮台 郑国珍、邓发祥、耘夫 福州晚报，1984年3月18日

马尾海战之辱 廖炽昌、杨瑞仁 海洋，1982年第8期

是“偷袭”还是公然挑战 郑剑顺 福州晚报，1984年4月29日

血染马江、英魂不朽——甲申海战中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景师贤 福建日报，1984年6月29日

中法马江战役及其历史教训 林庆元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4期

甲申联话 潘祖嫦 福州晚报，1984年7月1日

闽安镇一场抗法斗争 尚干 福州晚报，1984年7月1日

马江海战阵亡的福州籍四位管驾 郑觅、于鸣 福州晚报，1984年7月8日

一首悼马江海战阵亡将士词 詹沧 福州晚报，1984年7月8日

马尾新貌 王宜俊、林美芳 福州晚报，1984年7月15日

长门金牌保卫战 耘夫 福州晚报，1984年7月22日

中法马江战役学术讨论会在筹备中 福州晚报，1984年7月29日

许寿山与他的振威舰 高熔 福州晚报，1984年7月29日
林浦炮台与拦江栅 耘夫 福州晚报，1984年8月5日
写在“马战”一百周年前夕 阿伦 福州晚报，1984年8月19日

昭忠祠巡礼 曾意丹 福州晚报，1984年8月19日

闽江口的“明珠” 杨东汉 福州晚报，1984年8月19日
昭忠祠修复，甲申海战纪念馆落成 今天在马尾举行剪彩
仪式 郑向东 福州晚报，1984年8月23日

陈明良传略 王宜俊 福州晚报，1984年8月12日

福州马尾昭忠祠 李乡洌 福州晚报，1984年8月24日

“马战”昏官的下场 野之 福州晚报，1984年8月26日
浩气贯长虹——马江海战中四烈士挽联 廖楚强、郑锦江
福建日报，1984年7月25日

甲申烈士挽联正误 荔生 福建日报，1984年8月14日

肖劲光为“马江海战纪念馆”题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劲光于今年七月为刚建成开馆的马江海战纪念馆题词） 郑国珍、朱滨 福建日报，1984年8月22日

公祭马江海战阵亡将士 陈莲妹、高鸿洲 福建日报，1984年8月22日

马尾昭忠祠修复开放 尚豪、郑鑫 福建日报，1984年8月24日

“开首沉舰闽江口”（谈《谢老诗选》中的一条注）郑剑顺 福建日报，1984年9月11日

甲申抗法战役纪略 陈培琨遗著 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甲

申马江战役专辑)第三辑(1984年7月)

甲申马江战役与李鸿章 陈书麟 同上书

相国误国不败而败记 董元度 同上书

甲申贻误补记 陈懋威 同上书

甲申马江之役中法舰队及中方海岸陆军布防情况 高榕
同上书

烈士英名垂千古 文史办公室收集 同上书

法酋孤拔死因之探讨 雷雨 同上书

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马江战役质疑 包遵明 同上书

“缺嘴将军” 李世甲 清末海军史料, 海洋出版社,
1982年5月版

中法马江战役拾遗 倪孔铮 同上书

中法马江战役 陈书麟 福建文史资料, 第八辑

关于孤拔之死 林其泉、张步奇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
版), 1983年第4期

论1884—1885年反法侵略的台湾保卫战 韦庆远 台湾研
究集刊, 1984年第1期

关于中法马江战役孤拔伤亡问题 高炳康 福建论坛(文
史哲版), 1984年第4期

发炮击退法舰重伤孤拔者考 王泰栋 浙江学刊, 1985年
第3期

福建省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讨论要点 福建论坛, 1984
年第6期

中法马江战役军事部署初析 刘子明、丛培欣 福建论
坛, 1984年第6期

在中法战争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袁启彤
福州社科通讯, 1984年第4期

中法战争中国东南沿海战场 黄政 同上
试评中法马江战役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吕志藻 同上
马江海战的失败原因及其教训 郑亮、吴宝祺 同上
谁是马江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 陈忠斌 同上
浅谈马尾船政局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林祥利、陈世基 同上

马江海战中的三江口水师旗营 袁榕锋 同上
马江战役中的闽安镇军民 黄荣春 同上
长门古炮台实况调查 林永聪、倪孔铮 同上
林培基家世生平简介 林师默 同上
中法甲申海战中杰出的爱国管带——许寿山 邓华祥 同上

浩气贯长虹、英名万古存——记中法马江海战中的陈明良
黄聪、王宜俊、林华荣 同上

陈宝琛与张佩纶 郑丽生 同上
试论张佩纶与马江海战 王植伦 同上
中法战争马江战役学术讨论会述要 福州市社会科学所
同上

许寿山 邓华祥 福州历史人物，第三辑
林培基 林师默 福州历史人物，第四辑
潘炳年 官桂铨 福州历史人物，第二辑
关于中法马江战役的几个问题 郑剑顺 学术月刊，1985
年第2期

简析马江战役中法军攻而不据的原因 林其泉 福建文
博，1985年第1期

中法马江战役述评 王华 同上
台湾抗法战争的胜利和马江战役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唐

天亮、凡翔 同上

从中法战争看李鸿章与张佩纶 沁泉、陈赛惠 同上

也论孤拔之死 邓华祥 同上

关于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的几个问题 苏斌 同上

清政府与马江战役 戴学稷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5年第
3期

试论马江之战福建水师失败的原因 马洪林、元曙冬 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5年第3期

张佩纶是马江战败的罪魁祸首吗? 俞政 福建论坛,
1985年第5期

马江战役中的张佩纶 张家瑜 泉州师专学报, 1984年第
2期

马江之战:《皇帝与官员》选译·(美)劳埃德·伊斯特门
历史教学, 1986年第2期

马江宣战考 俞政 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
马江战役一百周年)

从马江战败看福建地方大员 陈舍 同上书

“将士英雄吏未醒”——关于中法马江战役的几个问题
郑剑顺 同上书

张佩纶在中法马江战役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杜江南 同上
书

张佩纶与中法马江之战 徐如 同上书

马江海战中的张佩纶 陈赛惠 同上书

中法马江战役福州军民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 肖忠生 同
上书

中法马江战役史迹调查记 郑国珍、邓华祥、黄荣春 同
上书

- 近代爱国的造船专家魏瀚（兼对魏瀚向孤拔乞缓开战史料
质疑） 林庆元 同上书
- 马江海战时詹天佑在福建船政学堂并未参战 郑国珍 同
上书
- 詹天佑和他在甲申海战中几点史实 詹同济 福建史志，
1987年第1期
- 清朝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曾民 广州研究，1987年第
5期
- “三洋海军”考辨（兼论清政府发展近代海军的构想和实
施）姜鸣 学术月刊，1986年第10期
- 福建海军舰船编制考略 杨奋泽、黄国盛 近代史研究，
1987年第3期
- 中法战争中的援闽问题与李鸿章 关威 福建论坛，1988
年第6期
- 何如璋与中法马江战役 叶玉琴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
报，1988年第2期
- 马江战役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与“洋务运动开始破产论”
商榷 王民 争鸣，1989年第6期

后 记

70年代，笔者作为一位青年教师，连续数年同本系几位教师带领学生到马尾“开门办学”。这里是当年洋务时期创办的全国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所在地。罗星塔下、船政局前的马江，又是当年中法马江战役的战场。这里既是引进近代造船业的基地，又曾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抗战的战场。我们曾在这里进行过从马江到长门的实地调查、现场教学，指导学生学学习厂史、洋务运动史、中法战争史。

近十年来，虽然去马尾的机会少了，但笔者仍没有放弃对福建船政局和中法马江战役的研究和探讨，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拙文，并编写了《福建船政局史事纪要编年》。该书已于去年由马尾造船厂资助刊行。1988年8月，在中法马江战役104周年之际，笔者完成了《甲申中法马江战役》书稿的撰写。这虽是一本微薄的书稿，却寄托着笔者对福建海军死难将士的无限哀思和对勇敢的马江人民的崇高敬意。

书稿完成后一年多，由于得到马尾区委的出版经费资助，才得以与读者见面。我要感谢马尾区委书记林兴才同志和区委宣传部部长高起平同志等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沈兆武同志也对本书的出版十分关心、给予帮助。林其泉副教授受厦大出版社之托，审阅了全稿，并提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谨致诚挚谢忱。

郑剑顺

1990年8月于厦门大学历史系

甲申中法马江战役

郑剑顺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2.5印张 2插页 56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5615—0337—7/K·62

定价：1.30元